

情 鑄



本 足
集 作 傑 翁 苾

編 改 飛 雲 邢

鑄 情

Romeo and Juliet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三版

保留版權

及排演權

四角五分

實	價	
原	著	者
改	編	者
發	行	者
發	行	所
經	售	處

Shakespeare

邢雲飛
新生話劇社

朱啓明書局代表人 炎

啓明書局
上海四馬路三二八號

全國各大書局

本書編號 245

序

[一]

『許多著作已經寫定了下來，可是很少有幾種給人們記憶着』，曼雷 (John W. Murry) 在他有名的濟慈與莎士比亞 (Keats and Shakespeare) 中間曾經這樣說過：『而且在這少少的幾種著作裏面，真能叫人們熱烈地記憶着，忘掉牠們是過去的遺跡的更少』。誠然，自從莎士比亞和濟慈先後在文壇上留下了不朽的遺跡以來，到如今已經有一百多年的光景；在這一百多年中間，新興的作家和新興的著述，真好比雨後春筍，多得不勝枚舉。住在這樣環境裏面的人們，似乎誰都應該充分地享受目前新鮮的異味，把那吃厭了的過去的珍饈，讓光陰銳利的爪牙一古兒收拾了去。但是誰捨得？誰忘得了？連那殘席上一根骨頭，一點肉屑等，都激起了我們心頭的回味。根本就因為他們倆的著作，絕對不受時間的支配。幾千年前的人們把五穀當做了充飢的食物，幾千年後的人們依舊保守着同樣的風俗；我們忘不了莎士比亞和濟慈的著作，就像捨不得古人指示給我們的五穀一樣的神奇。

但是飲水思源，是人們應有的自覺。我們讀了莎士比亞和濟慈的著作，我們就應該切實了解他們的心靈。偉大作家創造偉大的作品，根本就是要顯露他

們偉大的心靈，使得一般讀者，在內部生活裏發出一種共鳴的作用。據我們現在客觀的體會看來，濟慈不過是莎士比亞的後身，他那種追求宇宙間真理的精神，在希臘古瓶歌（Ode on a Grecian Urn）裏面堅決主張着的：

『美便是真，真便是美，』——這就是我們在上世界上知道的，也就是我們應該知道的。

我們可以隨便從莎士比亞的著作裏面找出同樣的例證來。尤其是他那種理想的愛的意見：

『嗟，這淫蕩——這幸福！

幻想操縱了她——就在那兒她存留着

永久是鮮妍，雖然從來不完美，

她在那兒徐步着，請告訴我！誰

有這樣神聖的一位夫人？

就是她的豐姿不美，也不會得令人厭恨。』

這意思分明參透了莎士比亞著作中間的愛，然後得到的結論。可是誰沒有受到莎翁的影響？濟慈不過是色彩最濃一個。

世界是一座絕大的舞臺，人生是一齣無限的戲劇，莎士比亞好像是一個永

久的，固定的，神奇莫測的導演者，他老是隱身在無形的掛幕後面，引導着人們喜，怒，哀，樂，歌，舞，咏，嘆，簡單地說起來，去經歷人生各種不同的情緒；造成一個五花八門的世界。他是人們心靈的原動者。他不但在人們內心裏放了一把火，叫那無邊的熱情燃燒着；他簡直把人生的精華提煉了出來，熔化到藝術的冶爐中去。一個人對於藝術從來沒有發生過興趣，那當然不用說。要是他曾經對於藝術有一些兒愛好的意思，那末莎士比亞會把他整個的心靈，送到藝術的天國裏去，莎士比亞終究付給了人們一種新生命。

人生的精華便是愛，莎士比亞所付給人們的新生命便是愛的活力。當人們青春來到的時候，愛神便把一縷縷的情絲，織就了人們可愛的心靈。她好像說：『可愛的孩子，我已經付給你人生應有的特質，從此你可以跳進那愛的世界，聽着情波的激蕩。但是，孩子，千萬記着，愛是天堂之路，同時也就是地獄之門』。不過人們畢竟是不可造就的俗物，沒有愛又覺得人生的黯淡，有了愛又像大海中的孤舟，有些飄搖不定。莎士比亞站在藝術的立點上，把愛的百面相像電影一般一幕幕的映射在人們的面前。他是情海的指南針，他掌握着愛的天堂和地獄的鎖鑰。

〔一〕

春來了，當那青春的靈魂投生在殘冬的軀殼的時候，整個的宇宙便變了本

來的面目，——這分明是情絲透進了青年男女的一個象徵。誰都知道愛情魔力的偉大，誰都知道愛情變化的神奇，那克畢特的神箭一旦着了體，青年男女便立刻迷醉，纏綿，熱烈，瘋狂，最後到了愛的焦點。在這種愛的焦點的境界裏面，戀愛變做了犧牲，戀愛的甜蜜變做血一般的苦味。記得德意志某批評家讀了王爾德的莎樂美 (Salome) 以後，發出了『戀是死，死是戀』悲慘的慨歎。可是從純粹客觀的目光看來，莎樂美不過顯示出一種肉體的繫戀。我們要明瞭究竟戀是死死是戀的根本問題，我們要領會愛的焦點的真實意義，還得要向莎士比亞的羅米歐與朱麗葉 (Romeo and Juliet) 中間去追求。

羅米歐與朱麗葉是一篇不可思議的悲劇。它充分地表現出青年男女戀愛的過程，從愛的發端，經過了愛的吸引，愛的融和，愛的變幻，一直到愛的終局，沒有一節不緊張，沒有一節不神奇，尤其是它那通篇一致的特殊意義，不但破壞了人們心靈的恬靜，它簡直把內心裏蘊蓄着的情苗，一下子烘成了一朵怒苞四放的「唐花」，最叫我們迴腸蕩氣神遊物外的，便是朱麗葉有名面言辭：

『我的恩情是如同大海一樣無有邊沿，

我的愛也有海樣深；更多的我施給你，

更多的我自有的，因為，兩樣都是無限的。』

這裏我要請問一般有情侶的青年，誰沒有聽到愛人這種忠實的吐露，至少誰不

希望聽到愛人這種甜蜜的言辭？可是戀愛的青年的心理總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要把情史秘密，一方面又要把情史宣揚。要不是莎士比亞是過去幾百年的人物，要不是我們確實地知道這位大詩人靈魂已經平安埋藏在威斯明斯大寺裏面，我們真疑心這幾句話是被他平空偷聽去了。我們覺得又是驚喜，又是懊喪。從人類自私利的目光看來，莎士比亞的創造朱麗葉，並不是給羅米歐一個人做專有品，他簡直替普天下有情的青年活畫出一個愛人的影像。我們覺得又是嫉妒，又是想望。

羅米歐和朱麗葉終究在花園相見了。他倆在月色輝煌星光掩映底下，甜蜜地情話，消磨了整個的長夜，最後他們說道：

朱 真的都快天亮了；我知道你早該回去：可是我放你如同放一頭供把玩的鳥；縱容它跳，三步兩步的，不離人的掌心，正像一個可憐的囚犯帶着一身鐐銬，只要把輕輕的抽動一根絲，他就回來，因為愛，所以便妬忌他的高飛的自由。

羅 我願意我是你的鳥。

『我願意我是你的鳥』，這句話是世界上有情人同聲的回答，也就是青年受着情絲束縛的一個表徵。在這種心靈桎梏之下，人們根本失了主意，各種離奇

矛盾的意想，都不其然地在腦海裏回旋。像羅米歐經歷着的『吵鬧的戀愛！親愛的仇恨！無中生出來的有！鎮重的輕浮！嚴肅的虛榮！秩序井然的雜亂無章！鉛製的鴻毛！雪白的烟！冰冷的火！衰病的健康！清醒的睡！是的非！我好像一面感受着這種愛，一面又感不出什麼愛一樣』，完全是情場人物的心理的共同寫照。這樣一來，羅米歐和朱麗葉，真是兩情融洽了。

可是愛神畢竟是盲目的，愛情的前途，畢竟是絕對慘淡的。羅米歐和朱麗葉雖然受着愛神的指導，打破傳統的世仇觀念；但是他倆的情絲愈是接近，他倆的命運愈是黑暗。結果羅達斯長老巧施機謀，竟做了破壞好事的唯一罪魁。對於這樣悲慘的結局，我們真覺得有些兒不滿。並且據我們知道的，莎士比亞這篇戲劇，是一篇做作，不是一篇創製。那篇原來的威尼斯故事(A Venetian Novella)，結局就把一對愛人很圓滿的結合起來。可是莎士比亞的不滿意那篇故事的結局，也像我們不滿意這篇戲劇的結局一樣。因為從他的意見說來，宇宙根本就是缺陷的，尤其是那個浩闊的情天，從來沒有受過那位多情的女媧的彌補，所以他就這樣的寫定了羅米歐與朱麗葉。我們從這裏得到了一個教訓，愛的焦點便是死亡；愛是死的先鋒，死是愛的永恆。

這次新生話劇研究社公演莎翁名劇『鑄情』，真是一件偶然的事。

新生話劇研究社，本是光華附中愛好話劇的少數學生組織的。過去光華附中話劇的空氣雖然非常濃厚，可是『閉門造車』，絕對談不上所謂藝術。公演，更沒有人大胆地夢想過。最近孤島上許多熱心人士，爲了籌募難民捐款，假座蘭心大戲院，舉行遊藝大會。因爲主持的人，大都間接或者直接和新生社的社員發生關係，於是一陣孩子般的天真，想起參加話劇公演。

光華附中在去年上半年，曾經有過一次話劇比賽，結果阿英先生的『春風秋雨』，榮膺錦標。眼前演員大部分都在上海，參加公演比較地『輕而易舉』。劇本既然決定，隨即開始排練；同時關於道具，服裝，攝影，特刊等等，也都很快地辦妥。承蒙各界的熱忱贊助，在入場券發出的第三天便銷去了十分之八。只等五月二十四日，就要實行公演了。

誰知道，事情出於意外。演期的前七天，接到大會辦事處的通知，說起『春風秋雨』的劇本，租界當局未能通過。這真是青天裏下了一個霹靂。要想另換劇本，時間，精神，經濟三方面都不允許；要想退票不演，大會辦事人又覺得這樣失掉救濟難民的本意。但是鐵一般的事實放在眼前，我們又有什麼辦

法？

受了各方面的熱心鼓勵，我們終究決定改演另外一個劇本；又因原定時間太嫌侷促，決計延遲一星期出演。

其實要是我們早知道了目前的許多困難，那時停演實在是藏拙的最好方法。接着我們開始選擇劇本。中國劇本也不能算少，可是有些因為環境關係不能上演，有些因為性質關係不能上演；而且縱使能演的話，劇本通過的時間要在兩星期左右。無可奈何，只能就外國劇本中選擇。最後便選定了『鑄情』。可是困難的問題又來了。把這個劇本仔細地研究一下，一切佈景，道具，服裝，演員等等，都不是我們所能勝任。唯的一方法，只有改編。

於是我們在三天以內把劇本改編完成。然後在五天以內設計舞台面，兩天以內做就服裝，結果排練的時間，只騰着短短的四天。

這樣的『草率從事』，我們不能推諉一切應負的責任。但是，我們又有什麼辦法呢？我們唯一的安慰，就是我們已經為孤苦無告的難民盡了一點微忱；我們唯一的可以告慰的，就是我們已經在可能範圍以內盡了最大的努力。至於藝術方面的失敗，那是早在意料之中的。

說到這本改編的劇本，全是我不知慚愧的大胆嘗試。不知道是我的見解主觀，還是智識淺陋，我覺得這個劇本根本不適宜於用話劇演出，至少用話劇演出是不會討好的。第一、佈景太繁雜；第二、對白太艱深；第三、總員太多而

不集中；第四、服裝太古而不順眼。照我愚笨的意見看來，縱使起莎翁於地下，把當時轟動英國的演員和舞台面都移到中國來，決難得到觀衆們一致的贊許。爲了解決這些困難，使得這個劇本更適宜於話劇，更適宜於中國，所以我把它改編成現在的形式。

佈景從五幕二十四個場面，改成四幕七個場面；雖然第二第四兩幕有許多地方借用燈光來改變時間和空間，可是並沒有超出舞台允許的條件以外。對白從艱深的『百籟詩』(Blank verse)改爲淺顯的言辭。除了第二幕的『涼台場面』(Balcony scene)，全部借用徐志摩先生的譯詩外，其他各部都參照田漢先生的散文譯文和美國米高梅公司的電影對白台本，總求聽衆能夠了解。演員從四五十人減爲十二人。把許多不出場的人的說話，包括在出場的人的言辭裏。而且全劇的重心，都放在羅米歐、朱麗葉、勞倫斯、和巴里斯幾個人身上，使得演員在技術方面，比較地容易討好。服裝參酌當時的形式和電影的形式，同時也顧到舞台面色色彩的調和。關於這些，明眼的觀衆自然會得見到，不用我再多說了。

這次演出，如果在全部失敗中間有一點的成功，那都是各方的鼓勵和愛護的力量；否則我和新生社的社員都願意擔負那應負的責任。我們在等候着一種嚴正的批評。

最後我得聲明。這個劇本的付印，本不是我的始願。不過現在能夠借此就

正於許多話劇界前輩，亦許可以得到意外的收穫。
這是我用着十二分的熱忱，向觀衆告罪的話。

一九三八，五，廿八。

第一幕

飾景 嘉普列特家的客廳外

嘉 (嘆息) 這冤讎不知到那一天纔能解除？

巴 老伯，你說什麼？

嘉 我說的是我家和那孟泰格家的事。

巴 我看冤家宜解不宜結。

嘉 誰說不是呢？巴里斯！我想像我們這樣年老的人，要保持兩家的和好，也並不是一件難事。不過，我那個內姪泰伯爾特太暴躁，時常喜歡鬧事。剛纔在大街上爭鬥，要不是公爵來了，免不了又要大流血。這一次我固然失了面子，可是孟泰格也沒有佔到便宜；他還不是和我一樣的具了結，一樣的罰了錢。

巴 你們兩家在這城裏是名望很高的，怎麼會弄得世代不和，真是一件可悲的事。可是現在——

嘉 (緊接) 現在怎麼樣？

巴 老伯，我求你的那件事，你怎樣回答我呢？

嘉 我只能照昨天說過的那樣話回答你。我的女兒現在還不懂得一點世事。她今年剛滿十四歲。至少得再過兩個年頭，纔可以算達到做新娘的年齡。

巴 世間也有比令媛年紀還輕早已做了母親的。

嘉 可是結婚太早了，人也老得快些。這地球把我一切的希望都吞去了，只剩下她是我唯一的希望。巴里斯，你最好向她求婚。一定要使她的心屬於你。我的意志不過是一部份，還得要她同意。她如果同意了，我自然照她選擇的批准。今晚我特地開了一個跳舞會，邀請許多我最喜歡的賓客。現在承蒙你光臨，真是不勝榮幸。時候不早了，我們快些進去吧！

巴 感謝你的盛情。

〔嘉巴同入客廳。〕

〔朱麗葉從客廳上場，保姆匆促跟隨。〕

保 朱麗葉！朱麗葉！

朱 什麼事？

保 你怎麼老鬧孩子氣？

朱 我不喜歡聽母親的話。什麼「你已經成年了」，什麼「你不想結婚」。媽媽，你想，這是多麼難為情的事；我還沒有成年，我就不想結婚。

保 我的小羊，我的小寶貝；你說這話，又叫我想起我的女兒來了。——（閉目拱手作祈禱狀）——上帝安息一切基督教徒的靈魂。她和你是同年的，

她現在陪伴着上帝，我這樣的人消受不起那樣的孩子。要是她還在的話，她也和你一樣的成年了。我亦得計劃叫她結婚。（頹喪狀）

朱

可是，奶媽，我現在還沒有成年呀！我還沒有滿十四歲哩。

保

我怎麼不記得？我敢憑着十四顆牙齒打賭，雖說講起來可憐，我的牙齒一總只賸四顆了。（作齙嘴狀）你還沒有滿十四歲，是的，沒有滿十四歲。現在離開八月初一還有多久？

朱

還有兩禮拜零幾天。

保

無論零一天也好，零兩天也好，總而言之，到了八月初一，你就滿十四歲了。咳，說起來真快，我記得很真，自從那次大地震以來，到現在又是十一年了。一年三百六十天中間，就是大地震那天——我永不會忘記，你那時剛斷了奶。我當時把奶子上塗了一些芥粉，你一嘗就發了脾氣，再也不要吸奶子了！自從那時候到現在，已經是十一年。那時你已經能一個人站起來了，而且已經能四處跑動了，正是斷奶的前一天，你把額皮跌破了一塊，於是我的丈夫——（作祈禱狀）願上帝守護他的靈魂，她是一個很快樂的人，——把你抱了起來，他說：「啊呀！小姐跌了一個仆交嗎？要是你跌的話，你會跌一個仰交哩！小姐，是不是？」你馬上就不哭了，你答應說：「是啊！」你看（笑）現在那句笑話就像在眼前，我永遠不會忘記。

朱

夠了，你別嚙蘇吧！

保 好，我不說了。我祇求上帝保佑你，你是我所哺育過的孩子中間最可愛的，我總想能夠活着看你結婚，這是我所希望的。

朱 結婚固然是一件很光榮的事，可是我做夢都沒有想到這層。

保 你仔細把結婚問題想一想。你母親說過，那位勇敢的巴里斯想討你做他的妻子。

朱 我不要想。

保 小姐，像巴里斯那樣的人，全世界的女子誰不愛他。他簡直是一個美麗的蠟人。你母親說：「威魯納的夏天開不出這種花，」不錯，他是一朵花，不是說謊，他簡直是一朵活的花。

朱 他不是我心田裏的花。

保 （似乎沒有聽見朱麗葉的話） 你有什麼話說？你母親問你：「你能愛這位紳士嗎？」今晚酒席上你可以看見他。你對我說，你到底愛他不愛？

朱 倘若看見了覺得可愛，我便愛他。但是我投射的眼光，決不會超過媽媽期望的程度以上。

保 我們進去吧！他們等着你。佳景容易過，良宵難再得。

朱 （羞澀狀） 我不想去。

〔保姆挈朱進客廳〕

〔羅米歐彭福柳上，各攜假面具，彭手持火把。〕

彭 羅米歐，你怎麼沒精打彩地。你昨晚沒有睡覺嗎？

羅 時間真難過。憂愁的時間，彷彿要長些。

彭 什麼憂愁延長了你的時間？

羅 因為沒有得到那種可使時間縮短的東西。

彭 你愛着什麼女子嗎？

羅 不。

彭 不愛她了嗎？

羅 你說是誰？

彭 露莎琳！

羅 我愛她，她不愛我。

彭 天哪！露莎琳的腦子裏，究竟要些什麼？

羅 露莎琳！彭福柳，你不笑我吧！

彭 誰笑你？表弟。我還要替你哭呢！

羅 好朋友，爲什麼呢？

彭 因為想起你心裏的痛苦。

羅 實在這都是愛神的惡作劇。我自己的憂愁，已經使我的心裏受不了，你還要增加一些，使我的心裏更痛苦了。戀愛是嘆息的氣水積成的濃烟。精煉起來，便成了情人眼裏的火花；壓搾起來，使得海水因爲情人的淚雨增漲

起來。此外還有什麼？這是頭腦極清醒的瘋癲，是苦煞人的藥甜煞人的蜜。

彭 你想信我的話，不要想她吧。

羅 你叫我怎能不想她？

彭 只有解放你的眼睛，去賞鑑別的美人。

羅 中途瞎了眼睛的人，決不會忘記他已經看過的珍寶。只要你能介紹一個絕色的女子給我看，假如她的美能勝過我所想像的美，那麼在我的回憶中，不就創了一個新的記錄嗎？

彭 哈哈，這就叫做以毒攻毒。所以我勸你去害一點新的眼病，你眼睛裏的舊毒就可以去掉了。

羅 今天晚上你帶我到那裏去？

彭 嘉普特列家。

羅 怎麼，嘉普特列家？

彭 是的，嘉普特列家今晚有一個晚餐會。除了你所最愛的美人露莎琳以外，還有許多威魯納的絕色女子。到那裏去，你放出公正的眼光來，把她的容貌和我指給你看到的那幾個美人比一下。那時你纔曉得，你所愛的天鵝，不過是一隻老鴉。

羅 世間還有比我的愛人更美麗的嗎？我不相信。那個明照着世間的太陽，自

從開天闢地以來，也沒有看過和她相彷彿的女子。好，我同你去吧！我雖然明知沒有比她再美的，但是去看看我自己的愛人的仙姿，也可聊以自慰。

彭 麥邱灼怎麼還不來？他不會忘了吧！
羅 他來了。

〔麥邱灼攜火把假面具上。〕

麥 我來遲了。彭福柳，話都對他講過了嗎？

彭 都講過了。

麥 好，那末我們就進去吧！

羅 什麼？這是嘉普列特的家，我們就這樣闖進去嗎？我們要不要說幾句告罪的話？還是一聲不響地進去。

彭 那樣嚕哩嚕哩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不必扮作愛神模樣去追求些小姐們，也不用提示的人教我們細聲細氣地說那一套進場的說白。我們讓他們怎麼猜就怎麼猜，祇管盡興地跳一下就出來。

羅 給我一個火把！我是不能跳舞，我心裏陰鬱得很，給我一點光明。

麥 不，羅米歐，我們是一定要你跳舞。

羅 我不行，真的。你們都有的是輕底的舞鞋。我有的是鉛做的心，把我深深地釘在地下走不動。

麥 你是個情人，把愛神的翅膀借來插了，不比普通的鴉雀還飛得高嗎？

羅 我被愛神的箭傷太重，現在就借他的輕翼也不能飛；就算能飛，也飛不出憂愁的境地。我全被戀愛的重担子壓倒了。

麥 你担着戀愛，也會被他壓倒嗎？我不相信那樣溫柔的東西，會有這樣大的壓力。

羅 你說戀愛是一種溫柔的東西嗎？你錯了。那東西可粗魯極了，野蠻極了，狂暴極了；而且像刺一樣的戳人。

麥 若是戀愛對你粗暴，你爲什麼不也對他粗暴？他戳你的話，你也戳他。你就把戀愛打勝了——給我戴上一副面具。（戴面具）這叫做醜臉上加一幅醜臉！——管什麼，還有什麼好奇的人睬我這怪樣子嗎？

彭 來，敲門進去；我們一進去大家便跳起來。

羅 給我一個火把。讓那些快活的人們跳舞。至於我呢，正像一句古話，我只做一個捧燭的，站在旁邊看；頑得高興便收手，纔是聰明人。

麥 來，我們白晝點燈哩。

羅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麥 我是說我們祇願拖延，把火光白費了，像白晝裏點燈一樣。

羅 我是說參加假裝跳舞會是好的，不過我不大願意去。

麥 爲什麼？

羅 我昨晚做了一個夢。

麥 我也做了一個夢。

羅 你做的什麼夢？

麥 你知道做夢的人是常常撒謊的。

羅 不錯，不過他們所夢的事情有時是真的。

麥 哦，那麼，我知道昨晚女魔王梅白曾經和你在一起。（注視羅，微笑）

羅 呀！

麥 她是各種妖精的接生婆。她來的時候，身子和紳士們食指上戴的寶石一般

大，叫一羣原子似的小馬拖着車，在睡着了的人的鼻梁上走過。

〔彭在旁微笑〕

她的車輻是長脚蜘蛛的腿做的；車蓋是蚱蜢的翅翼做的；拖車的皮帶是蜘蛛的絲做的；馬的頸帶是月光的水漾線做的；鞭子是蟋蟀的骨頭；鞭絲是豆殼的薄皮；車夫是一隻着灰色衣的蚊子，沒有懶婢女的指甲裏攪出來的小圓蟲一半那樣大。她的馬車是一個框子的空殼，經過專為妖精們造車的栗鼠和蟻螞合力造成的，她排起這種儀仗，每晚駛過情人們的腦海時，便使他們做戀愛的夢；駛過官員們的膝頭時，她們便做叩頭的夢；駛過律師們的指頭時，她們便做酬金的夢；駛過小姐們的指頭時，她們便夢見和人家接吻；有時他駛過廷臣的鼻子，她便夢見他嗅出很好的差使；有時她

拿着每年納租的猪尾巴來搔那熟睡着的牧師的鼻子，那麼他便夢見別一項的寺祿；有時她驅車過兵士的頸部時，便使他夢見砍斷人的咽喉，夢見襲擊，夢見埋伏，夢見西班牙的名劍，夢見五尋深的祝捷杯。忽然聽得金鼓的聲音，不覺驚醒了，驚慌得什麼似的，做了一兩句禱告，重新睡了。就是這個女魔王——

夠了，別說了。

麥羅 就是這個女魔王，她晚上把馬鬣編成辮子，把不修邊幅的女子的頭髮捲得亂七八糟，要是解開了又怕兆頭不好。就是這個鬼婆，她趁女孩子們仰臥着的時候，壓在她們身上，教她們忍耐，使她們都變成溫順的婦人。就是她——

羅 夠了，夠了，麥邱灼，不要說了！誰要聽你這些空話。

麥 不錯，我原是說夢呀。腦筋閑散的孩子，專會生這些無聊的幻想。幻想原本和空氣一樣稀薄，比風還要輕浮的東西。

彭 我們被你說起的這一陣風吹出了神。他們的晚餐也吃過了，我們再不去就趕不上。

羅 我恐怕還太早些呢。因為我的心理，祇怕那懸在星上的運命，會從今晚的宴樂引起可怕的悲哀。不過，上帝把着我生命的航路的舵，讓他指引我這一葉的扁舟吧！好，去，勇敢的人們！

彭 麥邱灼，去！

〔羅麥彭同入客廳，羅彭戴上假面具。〕

〔客廳內有音樂聲。人們嘈雜聲。〕

〔羅彭在左面走廊出現〕

彭 羅米歐，你可曾看見你認為最可愛的人？

羅 你說是誰？

彭 露莎琳！

羅 請你不必提起。

彭 爲什麼？

羅 我一進去就看到她。她在和許多男朋友捉迷藏，我走到她的面前，握着她的手，把我戴的假面具脫下。她也把蓋住眼睛的手帕取下。她看見是我，假裝不理睬，仍舊和男朋友玩耍。彭福柳，你想這叫我多麼難受！

彭 讓我去勸她。

羅 她儘管發誓斷絕情愛，我可不能忘記她。

彭 愛情是不能免強的。我們進去見機行事吧！

〔羅彭由走廊入客廳〕

〔內容廳再起音樂聲，舞蹈聲，歡笑聲。〕

〔一陣鼓掌，音樂停止。〕

〔羅彭再度在左面走廊出現，泰伯特從客廳走出，一見走廊有人，躡足靜聽。〕

羅 那位小姐是誰？

彭 你說的是那一個？

羅 就是那位和武士跳舞，並且把玫瑰花送給武士的小姐。

彭 我没有注意。你不會問傭人麼？

羅 我已經問過了，他說不知道。

彭 那位小姐比露莎琳怎樣？

羅 哦，她的顏色簡直使滿堂的燈燭添增無限的光輝！她在黑夜裏面，就像黑人的耳朵上懸着美玉一樣；這塊美玉，決非普通人所能佩掛，也決非塵世間所得而有！你看那美人在她的女伴中間，不就像一隻雪白的鴿子站在烏鴉隊裏嗎？我已經注意她站的地方，我要去觸一下她的玉手；也叫我這雙粗魯的手享些艷福。我在懷疑，我心坎上到底生過愛情沒有。眼睛呀，你說沒有吧！因為在今晚以前，我何曾見過真正的美人？

〔泰若有所悟，很興奮的樣子。〕

泰 這聲音，照這聲音聽來，他一定是孟泰格家裏的人。——（向內）噲，拿我的劍來！這奴才好大胆，竟敢戴着古怪的假面具，偷到這裏來嘲弄我們莊嚴的夜晚。

〔嘉普列特由客廳上，走向泰。〕

現在，我爲嘉普列特累世的聲名，就把他砍死了也不算罪過。

嘉 泰伯爾特，你怎麼樣？爲什麼這樣發怒？

泰 舅舅，這個人是我們的仇敵孟泰格家裏的。（以手指羅）

嘉 你怎麼知道？

泰 我已經注意了好久。那一個（以手指彭）今天早上還和我爭鬥過，我相信

我的眼光決不會錯。

嘉 泰伯爾特，讓他去吧！

泰 不，這些惡徒今晚明明是來嘲弄我們莊嚴的夜會。

嘉 你知道他（以手指羅）是誰？

泰 他就是那惡徒羅米歐。

嘉 不要管他，泰伯爾特，讓他去吧！

泰 舅舅，不能，他是我們的仇敵，我們不能饒他。

〔泰走向幕後取劍上〕

嘉 （雙手拉着泰）不要莽撞。羅米歐平日立身處世，很像一個有威儀的紳士

。而且，真的，威魯納全市都誇獎他，說他是一個有爲的青年。無論怎樣，我不願使他在我家裏下不去。所以，泰伯爾特，你要忍耐些，不要管他。

泰 (氣憤不平)

嘉 忍耐些，不要管他，這是我的意思。你倘若尊重我的意思——

泰 我不能。

嘉 你一定要拿出快樂的樣子。照你這樣皺着眉頭，好像和今晚的盛會不大相稱。

泰 我說準相對的。對着這些惡徒的賓客，不能給他們好顏色看。

嘉 那末，你預備怎樣？

泰 我決不饒他。

嘉 你非饒他不可，好孩子，我說，你非饒他不可。

泰 (不語，搖首。)

嘉 什麼？這家裏的主人到底是誰？(發怒)是我？還是你？你說你不能饒他。上帝鑒臨(閉目)你要在我的賓客中間放肆嗎？你要使我家混亂起來嗎？

(指泰) 哼！你這種人！

泰 (顏色轉緩和) 舅舅，怎奈這是我們一族的恥辱。怎麼能隨便放過？

嘉 不要做聲！不要做聲！你真是一個倔強的孩子！(稍停)這亦能算是我們一族的恥辱嗎？

[羅彭入內]

泰 恥辱！莫大的恥辱！

嘉 你若是這樣鬧，保不定你要吃大虧的。

泰 我不這樣想。

嘉 你一定要和我反對嗎？那末，好，你就趁這時候反對吧！

泰 不是這末說。

嘉 你真是一個不懂禮貌的人。去吧！心平氣和些，否則——

泰 舅舅！

嘉 不難爲情嗎？我非使你心平氣和不可。

泰 這怎麼忍耐下去？我的生性怎麼再能忍耐？這種奇怪的應酬，真氣得我渾身發抖。

嘉 把劍放下。

泰 (放下劍頭)我現在姑且回去。羅米歐！你這惡徒！(以手指走廊)你這一刻在這裏樂得好，我叫你將來吃苦。

〔泰恨恨地下場。嘉入客廳。音樂聲。〕

〔羅米歐與朱麗葉由客廳上。〕

羅 (握朱手)要是我的賤手褻瀆了你這純潔的神靈，那末我只有煩勞這兩個紅顏的香客——我的嘴唇；請你允許我用溫柔的接吻，來代替那魯莽的握手吧！

朱 虔誠的香客，你的手已經表示出很溫柔的信仰，你這樣說，未免有點錯怪

了它。因為聖徒的手本來允許香客接觸的，而且握手便是參詣聖地的信徒們的「接吻禮」。

〔羅朱慢慢地走近台前〕

羅 照你這麼說，難道聖徒和香客沒有嘴唇嗎？

朱 有的，香客！不過他們的嘴唇，是要用來祈禱的。

羅 哦！那麼，親愛的聖徒，讓我的嘴唇，照手一樣做吧！我的嘴唇在禱告着

，請你允許它，否則無邊的信仰，會變成一天的失望。

朱 可是，聖徒是不會動的，縱使他對於祈禱者的意思默許。

〔朱垂首，弄衣角。〕

羅 (熱烈地) 那麼，請你不要動，請你賞賜我祈禱的效果。

〔吻朱手〕

我的嘴唇，淨化了我的罪過。

朱 那末，(微笑) 你所有的罪過，不是都移到我的身上來了嗎？

羅 怎麼？由我的嘴唇，把罪過移給你了。(稍停) 哦！怨得好！怨得應該！那

末，把罪過依舊還給我。

〔吻朱手〕

朱 你的理由真多，正像書本上所有的一樣。

〔保姆匆匆上，羅朱分開。〕

保 小姐，你媽媽有話要和你說。
朱 哦！

〔目視羅，作依依惜別狀，進客廳。〕

〔保姆正想跟着進去。〕

羅 喂，請你回來。

〔保姆回身走近。〕

保 什麼？

羅 她的媽媽是誰？

保 哎喲！少爺！你問她的媽媽是誰。她的媽媽，就是本宅的太太，而且是一位很仁慈，很賢德，很端莊的太太。

羅 你呢？

保 (笑)我嗎？我就是你剛纔和她說話的那位小姐的奶媽。

羅 哦。

保 我告訴你——

羅 什麼？

保 誰要能討我這位小姐的，還可以得到一筆很豐富的裝奩。(點首微笑)

〔保姆入客廳。〕

羅 她——她是嘉普列特家的小姐。(沉思)哎喲，不得了！我的命運注定做了

仇人的債項。

〔彭麥由客廳上〕

彭 去，我們回去吧！我們已經快樂到十二分了。

羅 我也是這樣想；所以我更加不安。

〔羅彭麥同下。羅臨行頻頻回首。〕

〔朱麗葉同保姆上〕

朱 奶媽，到這裏來。

保 什麼事？

朱 那位隨着他們出去不願意跳舞的是誰？

保 我不知道。

朱 去，問他的名字。

〔保姆下〕

要是他已經結了婚，我的墳墓便是我的新牀。

〔保姆上〕

保 你知道他是誰？

朱 是誰？

保 他的名字叫羅米歐。

朱 哦。

保 而且是孟泰格家的人。

朱 (興奮地) 哦！

保 就是你們家大仇人的獨生子。

朱 (失望地自語) 我唯一的戀愛却生於唯一的忌礙，

懊悔不該不知不識地早見了他的面；

我這戀愛真發生得奇怪，

我不能不愛的偏是不能愛的仇人。

保 (惶急地) 這是什麼？這是什麼？

朱 (鎮定) 這是我剛從一位和我跳舞的朋友學來的歌。

〔內有聲呼朱麗葉。〕

保 來了，就來了。好，我們去吧！客人都去了。

〔保姆挈朱入內。〕

幕下

(第一幕完)

第二幕

佈景 嘉普列特花園內

羅 我的心留在這裏，我如何能夠回去？

〔越牆，沿壁而行，隱在樹後。〕

〔彭麥上。在牆外四處尋找。〕

彭 羅米歐，表弟，羅米歐！

麥 他真聰明。我敢打賭，他一定偷偷地回去睡覺了。

彭 不。他從這條路跑來，跳進花園裏去了。麥邱灼，你喊他！

麥 好！等我來唸咒語請他出來。——羅米歐，你這風流漢，你這痴心人，你

這熱血的男兒，你這多情的種子，出來！祇要你說一句話，我們就放心了。或者你就叫一聲「哎喲」！喊一聲「噫嘻」！唸一聲「愛」；說一聲「恨」！都與。（靜聽）

赫！沒有聽見他說話，也沒有聽見他有什麼動靜，也不看見他出來。這猴子最是跌死了。我越發要唸咒語。羅米歐，這裏有你的愛人露莎琳。她

的星眼，她的高額，她的朱唇，她的纖足，她的潔白的臂，她的筆直的腿。我憑着這模樣兒來招你，你還不快些現出原形來！

〔彭大笑，羅現身竊聽。〕

彭 要是他聽見了，他一定要生氣。

麥 不會。我要是招出一個奇形怪狀的妖精來，去纏繞他的情人，他或者會生氣；因為那樣就太惡作劇了。我現在唸的是光明正大的咒語，我不過想招他出來纔用他情人的名字。

〔彭引首望牆內〕

彭 他已經躲到樹中間去了，想來要和那帶着露珠的夜神做朋友吧！他的戀愛是盲目的，在黑夜裏最是相稱。

麥 如果戀愛是盲目的，他也射不中靶子了。現在他也許坐在一棵枇杷樹底下，但願他的情人化成了枇杷果吧。

〔彭笑〕

〔麥打呵欠〕

我要睡了。我要睡到那隻矮牀上去。這露天的牀太冷了些，我睡不得。好，我們去吧！

彭 那麼，回去亦好。存心不讓我們尋着的人，尋他也是枉然。

〔彭麥同下〕

羅

〔羅從樹後走出，漸近台口。〕
 唉！沒有受過箭傷的人，老是喜歡嘲笑別人的創痕。

〔朱麗葉從樓上的窗口出現，燈光射着羅米歐。〕

〔羅回首望〕

啊，輕些！什麼光在那邊窗前透亮？那是東方，朱麗葉是東方的太陽。升起來呀，美麗的太陽，快來蓋倒那有忌心的月，她因為你，她的侍女，遠比她美，已然憂愁得滿面蒼白；再別做她的侍女，既然她的心眼不大；她的處女的衣裳都是綠陰陰的病態，除了唱丑角的再沒有人穿；快脫了去。那是我的小姐，啊，那是我的戀愛！啊，但願她自己承認她已是我的！她開口了，可又沒有話：那是怎麼的？她的眼在說話；讓我來答復她。可不要太莽撞了，她不是向我說話。全天上最明艷的一雙星，爲了有事，請求她的媚眼去升登她們的星座，替代她們在太空照耀，直到她們回來。果然她們兩下裏交換了地位使怎樣？那雙星先就敵不住她的頰上的明霞，如同燈光在白天裏羞縮，同時她的眼在天上就會在虛空中放出異樣的清光，亮得鳥雀們開始歌唱，只當不是黑夜。看，她怎樣把她的香腮托在她的手上！啊，我只想做她那隻手上的一隻手套，那我就得滿搵她的香腮！

朱 啊呀！

羅 她說話了：啊，再說呀，光豔的安琪！因爲你是靈光一脈，正好臨照在我

頭上，這夜望着你，正如人間的凡夫翻白着訝異的肉眼，在驚喜中瞻仰天上翅羽生動的使者。看他佞倖倦飛的行雲，在空海裏振翮。

朱 啊羅米歐，羅米歐，爲什麼你是羅米歐？你怎不否認你的生父，放棄你的姓名？再不然，你如果不願，只要你起誓愛我，真心的愛我，那我立時就不是嘉普列特家人。

羅 我還是往下聽，還是就在這時候接口？

朱 說來我的仇敵還不就是你那門第；你還是你自己，就說不是一個孟泰格。什麼是孟泰格、那既不是手，也不是腳，不是臂膀，不是臉，不是一箇人身上的任何一部分。啊，你何妨另姓了一箇姓！一箇名字有什麼道理？我們叫作玫瑰那東西，如果別樣稱呼那香還是一樣；羅米歐即使不叫羅米歐，也能一樣的保留他那可愛的完美，那是天給他的，不是他的門第。羅米歐，不要你的姓吧，只要你捨得放棄那滿不關你事的姓，你就有整個的我。

羅 那我準照你話辦只要你叫我一聲愛，我就再世投生，從此起我再不是羅米歐的了。

朱 你是個什麼人。膽敢藏躲在黑夜裏，這樣胡亂的對我說話？

羅 我有我的名姓；但我不知道怎樣來告訴你，我是誰：我的名姓，親愛的天人，我自己都厭惡，因爲它不幸是你的仇敵；如果我已經把它寫了下來

，我要一把扯碎那個字。

朱 我的耳朵還不曾聽到那嗓子發出的滿一百個字，但我已能辨認那個聲音：你不是，羅米歐，不是孟泰格家的人嗎？

羅 都不是，美麗的天人，如果你都不喜歡。

朱 你怎樣到這裏來的，告訴我，爲什麼來？果園的牆圍是那樣高，不是容易爬過，況且這地方是死，說到你是個什麼人，如果我的本家不論誰在這兒碰見你。

羅 帶着愛的輕翅，我安然飛度這些高牆；因爲頑石的闖阻，不能阻止愛的飛翔，愛有膽量來嘗試愛所能做到的一切；說什麼你的本家，他們不是我的阻礙。

朱 他們果真見到你，他們一定將你害死。

羅 啊哈！說到危險，現成在你的眼裏的就凶過他們的二十把刀劍；只要你對我有情，他們的仇孽就害不到我的分毫。

朱 我可是再也不願他們在這裏見到你。

羅 我穿着黑夜的袍服，他們再不能見我；況且只要你愛我，他們找到我又何妨；我的命，有了你的愛，送給他們的仇恨；還不強如死期的延展，空想着你的愛。

朱 是誰指點了你來找到我這裏的住處？

羅 愛指點我的，他打起始就鼓勵我根究；他給我高明的主意，我借給他一雙眼，我沒有航海的能耐；可是如果你遠得如同那最遠的海所沖洗的闊大邊岸，我爲了這樣的寶物也得忘命去冒險。

朱 你知道夜的幕紗是籠罩，撒在我的臉上，要不然，知道你聽到我今夜說過的話，一個處女的羞紅，就得塗上我的臉龐。我何嘗不想顧着體面，何嘗不想否認我說過的話？但是夠了，夠了，您的恭維！你愛不愛我？我知道你一定急口說「愛」，我也願意信你的話：但是如果你，一起誓，你也許結果會變心；聽到情人的說謊，他們說，覺巫大聲笑。啊，溫柔的羅米歐，你愛我如是真心，請你忠誠的說出口：再說如果你想我是被征服得太輕易，我就來綁起眉頭，給你背扭，說我不幹，這樣你再來求情；但除此，我再不刁難。說實話，秀美的孟泰格，我心頭滿是愛，因此你也許以爲我的舉止未免輕狂；但是信任我，先生，信任我這一份真心，比一般裝腔作樣的更要來得晶瑩。論理我不該這樣直白，這不是我始願，但我自己不曾知覺，你已然全盤聽得我的真誠的愛戀的熱情；所以寬恕我，請你不要把我這降服認作輕飄的愛；要不是黑夜，這份心事怎能輕易透漏？

羅

尖

小姐，請借那邊聖淨的月色，我來起誓；那月把純銀塗上了全園果樹的頂
啊，不要指着月兒起誓，那不恆定的月，她每晚上按着她的天軌亮她的滿

闕，正怕你的愛到將來也是一樣的易變。

羅 那叫我憑什麼起誓？

朱 簡直的不用起誓；不然，如果非得要，就憑你溫雅的自身，那是我的偶像崇拜的一尊唯一天神，我準定相信你。

羅 如果我的心裏的愛戀——

朱 得，不要起誓了；雖則我見到你歡喜，今晚上我可不歡喜什麼契約的締含：那是太鹵莽了，太不慎重了，也太快了；太像那天邊的閃電了，一掣亮就完事，等不及你說，「天在閃電」。甜蜜的，夜安吧！這箇愛的倍蕾。受了夏的催熟的呼吸，許會在我們再見時開成豔異的花朵。夜安，夜安！我祝望一般甜蜜的安息與舒適，降臨到你的心胸，如同我有我的！

羅 啊，難道你就這樣丟下我不給我滿足？

朱 那一類的滿足，你想在今晚上向我要？

羅 你的相愛的忠貞的誓言，來交換我的。

朱 我早已給了你，那時你還不曾問我要；可是我也願意，我就重來給過一次。

羅 你要收回那先給的嗎？爲什麼，親愛的？

朱 無非爲表示我的爽直，我再給你一次。可是我想要的也無非是我自己有的。我的恩情是如同大海一樣無有邊沿，我的愛也有海樣深；更多的，我施

給你，更多的我自有的，因為，兩樣都是無限的。

〔奶媽在幕後叫喚〕

我聽得裏面有人叫我；親愛的再會吧！來了，好奶媽！甜蜜的孟泰格，你得真心！你再等我一會兒，我就回來，還有話說。

〔朱麗葉退〕

羅 啊神聖神聖的夜！我怕，怕因為是夜，這一切，這一切難說竟是一場的夢幻？這是甜蜜得叫人心癢，如何能是真實？

〔朱麗葉重上〕

朱 再說三句話，親愛的羅米歐，你非得走。如果你的情愛的傾向是完全光明的，如果你志願是婚姻，你明天給我回話，我會派人到你那裏去，你有話交給她，說明白了在那兒什麼時候舉行大禮：我就把我一切的命運放在你的跟前，從此跟從你，我的主，任憑是上天下地。

〔奶媽在內呼喚！〕

〔奶 姑娘！〕

朱 我就來了，一回兒。——但是如果你本無意，那我求你——

〔奶 姑娘！〕

朱 稍爲等一等，我就來了！——立即收起你的心腸，讓我獨自去悲傷：明天我就派人，

羅 讓我的靈魂借此警醒。

朱 一千次的夜安！

〔朱麗葉退〕

羅 一千次的夜不安，沒了你的光亮，愛向着愛如同學童們離別他們的書本，但相離：便如同抱着重書上學。

〔朱麗葉上〕

朱 吁！羅米歐，吁！一個養鷹人在呼嘯，爲要從天上招回這『流蘇溫馴』的蒼鷹！束縛的嗓子是嘶啞的，它不能說響；否則我就會打開「愛姑」所藏匿着的巖穴，使她震動大空的妙舌也幫着我叫喚，叫我的羅米歐，直到她的嗓子啞過我的。

羅 是我自己的靈魂在叫響着我的名字：夜晚情侶們的喉舌夠多麼銀樣鮮甜，錯落在傾聽的耳鼓上如同最柔媚的音樂！

朱 羅米歐！

羅 我的愛！

朱 明早上什麼鐘點，你讓我派人上那裏去？

羅 正九點鐘。

朱 我準不耽誤，從現在到明早中間，相差足有二十個春秋。——我忘了爲什麼叫你回來。

羅 讓我站在這裏等你記起什麼事。

朱 我記不起不更好？你就得站着等我想；你知道有你在跟前，我是怎樣的心喜？

羅 我也甘願這樣躺下去，任憑你想起，忘了你別的家，除了我倆共同的月夜。

朱 真的都快天亮了；我知道你早該回去；可是我放你如同放一頭供把玩的鳥；縱容它跳，三步兩步的，不離人的掌心，正像一個可憐的囚犯帶着一身鐐銬，只要把輕輕的抽動一根絲，他就回來，因為愛，所以便妬忌他的高飛的自由。

羅 我願意我是你的鳥。

朱 蜜甜的，我也願意；但正怕我愛過了分，我可以把你愛死。夜安，夜安！分別是這樣甜密的憂愁。

〔朱退〕

羅 讓睡眠祝福你的明眸，平安你的心地！願我是你的睡眠和平安，接近你的芳軀！現在我得趕向着那鬼樣神父的僧房，去求他的幫助，告訴他這意外的佳遇。

〔羅退〕

〔燈光暗淡，復明。〕

保姆上。

保 朱麗葉！朱麗葉！

〔朱在內應聲〕

朱 來了。

〔朱上〕

保 怎麼？你衣服都沒有換嗎？

朱 我剛從教堂裏回來，衣服也懶得換；好在一回兒我那親愛的羅米歐就要來，不換了吧！

保 傻孩子，現在還只有三點鐘，離開夜晚早着呢。你還是換了衣服，休息一回。假如今晚又像昨天，鬧得一夜不睡，你可吃不消呀！

朱 不要緊。我今天的精神特別的好。

保 可是，今天的精神特別的壞。（懶洋洋地）

朱 奶媽，我害你跑得很苦，真是對你不起。

保 我們坐下再談吧！

〔保姆和朱去向台右石櫈坐下〕

朱 你看羅米歐怎麼樣？

保 他呀——

朱 他怎麼樣？

保 他真不愧是一個正直的，斯文的，仁慈的，溫雅的人。

朱 親愛的保姆！

保 可是——

朱 可是怎麼樣？

保 可是他交了一些壞朋友。

朱 你說的是誰？

保 誰知道那些壞東西叫什麼？尤其是那個愛說頑話的光棍。

朱 說些什麼話？奶媽，你告訴我。

保 今天早晨你叫我去找羅米歐，我不是替你找到了嗎？可是我在街上遇見他的時候，他正和那班壞東西在一起。我又不認識他。我想問一個信。所以我向他們招呼，我說：『各位少爺，早安呀！』誰知道他們中間有一個答道：『你這位美麗的奶媽，晚安呀！』

朱 晚安？已經晚了嗎？

保 我也是這樣問他，他說：『一點也不錯，因為日規的手已經放在正午的度數上了。』

朱 他還說些什麼？

保 我就問你的情人，那時我還不認識他，我說：『這是什麼話？這位是什麼人？』

朱 我那親愛的羅米歐怎麼說呢？

保 他說：「這個人是上帝造來破壞事情的。」

朱 後來呢？

保 後來我問明了羅米歐，就把你要問的話問他。可是那個爛污的惡徒說了許多不中聽的話。

朱 喔！

保 他滿口胡言亂語，什麼「虔婆」，什麼「上了霧的老兔子」，什麼「古時候的小姐」；你想，氣不氣？

朱 這算什麼話！他還配做羅米歐的朋友？

保 你那羅米歐說：「他是個愛聽自己說話的人；他一分鐘中間所說的話，比他一個月裏所聽到的還要多呢。」

朱 真是一個怪人。

保 噯呀，天哪！我真氣得滿身發抖起來了。連彼得那孩子都看不過，拔了劍要把他刺死。

朱 這都是我苦了你，親愛的奶媽，爲了我，爲了我的羅米歐，原諒他吧！

保 不原諒他還能怎麼樣？當真還能刺死他嗎？孩子，這都是爲了你。

朱 我真感謝你。

保 （以手拊腰） 腰酸得很。

朱 好，我來替你搥搥。

〔朱替保姆搥腰〕

保 我倒忘了。你到教堂去了怎麼樣？

朱 一切都像想像一樣的完美。

保 羅米歐準時到了嗎？

朱 〔微笑〕我去的時候，他早已經在那裏了。

保 戀愛的人，最是躁急。

朱 奶媽，你不是說我吧！

保 這條定理沒有例外。

朱 你不應該笑他，我不說了。（生氣似的）

保 好孩子，你說呀！羅米歐見了你，又怎麼樣？

朱 〔回嗔作喜〕 他——他——

保 他怎麼樣？

朱 他說：「假如你的歡欣和我一樣，同時你描寫的力量又比我強；那末請你用那音樂似的聲音，歌詠出這次甜蜜的會見吧！」羅米歐呀！你真是一個偉大的詩人。

保 你怎麼回答的呢？

朱 我說：「我的愛情澎湃到這種程度，竭盡我描寫的力量，也形容不出這幸

福的一半。」

保 你也是一個偉大的詩人！後來呢？

朱 後來——（羞澀地）後來他想親我。

保 哦！

朱 那位仁慈的長老對我們說：「隨我來！我們快把事情做完。因為非等到神聖的教會把兩人結為一體，你們倆不能私自在一塊兒。」於是我倆就跪在神前，舉行典禮。

保 我真快活！我真喜歡！

〔兩人同站起，走向台前。〕

你進去休息一回吧！我還要到別的地方去。

朱 你到那裏去？

保 我去拿一張梯子來。你的情人，祇等天一黑就要來；憑着梯子，可以爬進鳥窩。

朱 又要累你了。

保 我爲着你的快樂，什麼苦差使都願意辦；但是到了晚上，那重担子也就夠你挑的哩！

〔保母下〕

〔朱獨自沉思，走了一回，抬頭若有所得，微笑，跳躍而入，口中哼

着歌曲。〕

〔停着一刻，朱上。在樹前徘徊，折花把玩。走近臺前，很不耐煩地，擲花於地。〕

朱 (對西方太陽) 太陽呀，你這紅豔的駿馬，快快去找你的歸宿吧！我請求神靈把你趕到西方去，即刻把朦朧的夜色帶來。長夜呀！你趕快張開那緊密的帳幕，纏着夜行者的眼睛，使羅米歐跳到我的腕裏來。不惹人家議論，也不被人家看見。——如果說戀愛是盲目的，那末晚上就更相宜了。

——快來，夜啊；快來，羅米歐呀！

〔保母攜繩匆促上〕

〔朱迎上去〕

奶媽，怎麼樣了？那是什麼，是羅米歐叫你拿來的嗎？

保 (急促地) 是，是，就是這繩子。

〔保母把繩子丟在地下，雙手扭着。〕

朱 愛哟！怎麼樣了？你怎麼扭着手兒？

保 咳！今天知道是什麼日子！他死了，他死了，他死了，他死了。

〔朱顏色大變，驚慌得跪在保母面前。〕

我們怎麼得了，小姐，我們怎麼得了，這是什麼壞日子！他去了，他殺了，他死掉了！

朱 我的命就這樣的苦嗎？上帝就這樣的忌妒嗎？

保 上帝倒不忌妒你，羅米歐却真的忌妒你！咳！羅米歐！羅米歐！誰會想到有這樣的事？

朱 什麼惡魔要這樣的苦我？我彷彿掉在地獄裏似的。說呀！羅米歐自殺了嗎？——若是他真死了，你就答應一聲「是」，否則，便不要說。因為這個簡單的一個字，馬上決定了我的命運。

保 我看見了傷痕，我親眼看見的，——（閉目祈禱） 救苦救難的上帝啊！

——正傷在他的胸膛，他早成了一具可憐的尸骸了。一具鮮血淋漓的尸骸了。臉上帶着慘白色，慘白得和灰塵一樣，滿塗着血，滿塗着污血。我一看見便嚇得發昏了。

朱 （拊胸） 啊！我的心快要爆裂了。爆裂吧，我的心啊！

保 泰伯爾特，我最好的朋友啊！泰伯爾特，那忠直的紳士啊！誰想到，我活着看見你的死呢！

朱 怎麼暴風從反面吹來？到底還是羅米歐被殺，還是泰伯爾特死了呢？或者他們都死了呢？如果他們都死了，我希望世界的末日即刻到來。

保 泰伯爾特殺死了，羅米歐驅逐出境了。羅米歐殺了泰伯爾特，他自己也被驅逐了。

〔朱站起〕

朱 天哪！羅米歐的手，流了泰伯爾特的血嗎？

保 是的，愛呀，一點也不錯。

朱 (憤怒) 愛，你這漂亮的面孔，惡毒的心腸！你這和善的暴君！惡魔的天使！鳩羽的烏鴉！狼心的羔羊！你的內心，和你的模樣兒正是相反。你這該墮地獄的聖徒！很可敬重的惡黨！

保 所以男子是靠不住的，無信實的，不正直的。一切都是虛情，假意，欺詐。——我的用人在那里？快拿些酒來。這種憂愁，災禍，悲哀，把我的頭髮都急白了。不知羞恥的羅米歐！

(朱哭泣)

朱 你這樣的罵他，上帝爛掉你的舌頭！羅米歐從來不是不知羞恥的人。——愛呀，我怎敢罵他，我不是變了禽獸嗎？

保 (發怒) 你能稱贊那殺死你表兄的兇手嗎？
朱 你敢侮辱我的親愛的丈夫嗎？

(保姆扶朱坐在石櫬上)

可憐的人啊！你的名字，被我說壞了。——險些泰伯爾特殺了我的丈夫。——現在，羅米歐還活着，這是一件喜事，那麼我為什麼要哭呢？

「泰伯爾特死了，羅米歐——驅逐出境了」，那「驅逐出境」一句話，比死了一萬個泰伯爾特還要悲慘。——奶媽，我的父親母親現在什麼地方？

保 正撫着泰伯爾特的屍在痛哭。你要去嗎？我帶你去。

朱 讓他們用眼淚去洗他的傷痕。他們的眼淚乾了的時候，我哭羅米歐放逐的眼淚也要盡了。——奶媽，扶我到床上去。羅米歐縱使不能來，讓死神做我的新郎吧！

保 你快到房裏去，我去把羅米歐找來安慰你。我很明白他在什麼地方。朱麗葉，你聽我說，今晚你的羅米歐一定會到這裏來。他躲在勞倫斯的巷堂裏。

朱 好，快去找他。

〔朱脫戒指〕

奶媽，把這戒子送給羅米歐，關照他今晚來作最後的告別。

〔保姆下，朱入內。〕

〔燈光暗淡，復明。〕

〔朱羅同上〕

羅 朱麗葉，你不怨我吧！

朱 我爲什麼不怨你？可是——親愛的，我爲什麼要怨你呢？

羅 這真不知道要怎樣分辨，可憐我的苦真不知道向誰說。麥邱灼呀，我苦了你；泰伯爾特呀，我害了你。

朱 你真是我的冤家，你真是我的歡喜冤家。可是我真不知道，你怎麼亦去充

當了劊子手？你知道，你殺的不是泰伯爾特，你殺的是我呀？

羅 冤家，不錯，可是這不是歡喜冤家，這是狹路冤家。

朱 你說麥邱灼，我倒想起奶媽的話來了。她說這是一個「壞東西」，是一個「爛污的惡徒」。

羅 不，他決不是！朱麗葉，相信我，他是一個有血性的好男兒，讓他的靈魂永久安睡在地下。

朱 那末他們怎麼會爭鬥起來的呢？

羅 世代的怨仇，害了他們。

朱 到底是誰先動手？

羅 請你恕我，那是你的表兄！

朱 你不會分開他們嗎？

羅 天知道，正因為分開他們，我纔害了麥邱灼，我那親愛的朋友啊！

朱 你這話怎麼說？

羅 我分開了他們，可是泰伯爾特竟從我的手腕底下刺死了麥邱灼。於是我的良心不允許我再忍耐了，我開始和他拼。我真希望他刺死了我，倒可以免掉現在內心的痛苦。

朱 不，不能！我願意死掉一萬個泰伯爾特，不能沒有你。他是我親愛的表兄，可是你是我更親愛的丈夫。上帝恕我說這樣不顧天理只顧人情的話。

羅 現在什麼也不用說了。我得走向曼都亞去。放逐，這比死還要難受的放逐。

〔羅悲哀〕

朱 你要去了嗎？

〔燈光稍亮，有烏雀聲。〕

〔羅驚醒狀〕

現在天還沒有很亮。那像毒箭一般射進你耳鼓的聲音，是夜鶯，不是雲雀。它每夜在那石榴樹上唱歌。愛人，相信我的話，這聲音是夜鶯呀！

〔羅傾聽〕

羅 這是報曉的雲雀，不是夜鶯。你看，那妒忌的曙光，已經鑲上了破碎的雲邊，夜的紅燭已經燒殘了，歡愉的白晝，已經顛着足尖站在那曉霧迷漫的山頂上了。現在我祇有兩條路：不是離開這裏逃生，就是呆在這裏就死。那邊的光，並不是日光。我知道，我——那些是從太陽發出來的流星，照着你一路平安走向曼都亞去。所以，還是多留一回兒，你不必去的那樣急呀！

羅 好，讓他們把我捉去吧！讓他們把我殺掉吧！假如你願意，我也很滿足。我會說：那邊的魚肚色不是晨曦，而是月亮反照的白光；我會說：那響徹雲霄的不是雲雀，而是長夜喧囂的夜鶯。你知道，我願意留在這裏的心思。

，百倍於要去的念頭。來吧，死啊，歡迎得很！朱麗葉想要我死，我怎能不死？怎樣？我的靈魂！我們儘管談談，天還沒有亮呢！

朱 天已經亮了，天已經很亮了。快些去，去，走。那唱着不入調的歌聲的，正是雲雀。有些人說，雲雀能唱最美妙的歌曲，可是討厭，這隻雲雀却奏着別離的笙歌。——愛喲，快些去，天越發亮起來了！

朱 天色越加明亮！我們心地越發暗淡。

〔保姆在內喊〕

保 小姐！

朱 什麼？

保 老太太到你房裏來了。天也大亮了。請你倆注意些。

朱 知道了！（對羅）那末，天哪，讓太陽進來，放我的生命出去。

羅 再見了，再見了！

〔羅吻朱手〕

朱 你就這樣去了嗎？我的愛人！你每天每時都要寫信來，因爲一分鐘就等於好些日子。咳，照這樣計算，再見的時候我不知變成什麼樣子？

羅 再見了，愛人！只要有機會，我一定送信給你。

朱 咳，你想我倆還能再見嗎？

羅 我想一定可以的。而且今天這些離愁別恨，都可以供給我們將來回憶的資

料。

〔羅走向下場，回首望朱。〕

朱 上帝啊！我的心理怎麼這樣不祥？我現在看你，好像坟墓裏的死人似的。也不知道是我眼花潦亂，還是你臉色蒼白？

羅 不瞞你說，愛人，我看你也是一樣。悲哀已經把我們的血都吸盡了。再見，再見。

〔羅下〕

朱 咳！命運呀，人們都說你是輕浮不定的。你若真是輕浮的，你能把我的愛人怎麼樣？不過，你輕浮也好。命運啊！我希望你因此不能把他長期扣留，把他送還給我。

〔奶媽在內喚〕

保 朱麗葉，你的媽來了！

朱 怎麼？我的媽睡得那樣遲，怎麼起得這樣早？我想又有什麼不測的事情發生了。天哪

〔朱入內〕

幕下

（第二幕完）

第三幕

佈景 勞倫斯長老的巷堂

勞倫斯上，走向神前。
〔以手在胸前畫十字〕願上帝鑒着我的深心，對於這神聖的工作加以贊許

〔勞跪下，雙手作祈禱狀。〕

〔讀祈禱文〕

〔無所不能最慈悲的父，我們離開了聖道，走錯了道路，如同失羣的羊一樣。我們常隨自己的意思，放縱自己的情欲，違犯了天父的聖法，當做的不做，不當做的反去做，性情軟弱，沒有力量行善，求主憐憫我們重罪的人。認罪的，求主憐憫，悔罪的，求主赦免，就應驗主託付我主耶穌基督應許世人的話。又求最慈悲的父，看在主耶穌的面上，叫我們從今以後，尊奉天父，公道待人，安分守己，就將榮耀歸與天父的聖名。阿們。〕

〔勞起立。〕

〔以手在胸前畫十字〕願上帝對於這神聖的工作加以微笑，將來不要把悲

哀來責罰我們。

〔外面敲門聲〕

進來！

〔約翰上〕

約 師兄，早啊！

勞 早啊，約翰！

約 羅米歐已經走了嗎？

勞 他到朱麗葉那里告別去了。

約 他還會再來嗎？

勞 他一定來的。昨天出事以後，朱麗葉差奶媽來找他去。這一去就一夜沒有

回來，累我耽心到現在。

約 外面風聲緊得很。

勞 可曾聽到什麼消息？

約 公爵自從當眾宣告羅米歐放逐以後，便派人四面巡查。假如羅米歐再不離

開威魯納，恐怕他就有生命的危險。

勞 這孩子，真可憐！剛嚐到戀愛的甜蜜，又喝着生離的苦劑。世界上不知道

有多少英勇的青年，葬送在愛情的十字架上。他們真像殉道者一樣的勇敢

。羅米歐就是其中的一個。

約 我說，你不該再讓他到嘉普列特家去。使他冒着兩重的危險。
勞 我也曾這樣想過。可是——師弟，請坐：

〔約翰坐下〕

〔勞倫斯坐下再說〕

羅米歐快要發瘋了。戀愛的人，本來多少帶一點兒瘋癲。他聽到了公爵的宣判，難過得什麼也似的。他說他願意判處死刑，怕聽那可怕的放逐。唉，生離慘於死別，這本是一句經驗之談。我不忍叫他創痛的心靈，再受到更大的創傷。所以朱麗葉的奶媽來了，我就放他去作最後的告別。師兄，這件事我得怪你多事。

勞 上帝恕我。（作祈禱狀）多事？我不這樣想。因為這個姻緣，也許可以以他們兩家的深仇化成和好。那不是幸福極了嗎？

約 照你這樣講，這一對可憐的情人，不是變成了祭祀的犧牲嗎？

勞 依現在情勢看來，亦許要轉成一幕絕大的悲劇。我只能順天行事，可我是實在回天無術。假如上帝真正佈成了悲劇的結構，那就決非人力所能挽回的。

約 可憐的情人！可怕的命運！

（點頭示意）

勞 不過，我有一件事不大明白。

勞 什麼事？

約 羅米歐不是早就愛上了露莎琳嗎？

勞 是的，他曾經愛過她。

約 那末他怎樣又愛上了朱麗葉呢？

勞 這叫做〔不是冤家不聚頭〕。戀愛是偶然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愛神坎畢

特的神箭，曾經幾次替羅米歐射過露莎琳，可是沒有一次中的；結果流矢

所及，却有一支射中了朱麗葉。所以羅米歐埋葬了一個愛情，這回却又把

那個愛情從坟墓裏掘了出來。

約 愛是天堂之路，同時也是地獄之門。

勞 不錯。愛是天堂裏面的地獄，同時也是地獄裏面的天堂。

約 師兄，你現在打算怎樣辦？

勞 我想，等羅米歐來了，勸他趕快離開此地，到曼都亞去。將來到了適當的

機會，我再把他們的婚約正式宣佈。那時羅米歐就可以安然回來，和朱麗

葉公然結婚。時間已經不早了，怎麼他還不來？

約 我怕他已經做了兩重的俘虜。

勞 你這話怎麼說？

約 朱麗葉把他當做愛情的俘虜，嘉普列特把他當做怨讎的俘虜。

勞 你提起這話，我狠不放心。

〔勞起立，作焦急狀。〕

〔約亦起立，走向勞。〕

約 師弟，我請你到嘉普列特家附近去探聽一下，有什麼消息趕快來通知我。好，我馬上就去。

〔約走近門口〕

〔勞追上〕

勞 回來，有句要緊的話關照你。

約 什麼？

勞 你只能到嘉普列特家附近打聽，千萬不要見人就問。最好你能遇見朱麗葉的奶媽，她是什麼都知道的。你問他羅米歐的行踪，她一定會得告訴你。我知道。

〔約下〕

〔羅匆促上，神情頹喪。〕

〔勞正在神前祈禱，回首見羅，趕速走到羅的面前。〕

勞 羅米歐，你來了，我爲你担心了一夜沒有安睡。你看見約翰長老沒有？

〔羅坐下〕

羅 誰？約翰長老，我沒有看見。

勞 你已經會見你的情人了吧！

羅 是的，我見到了那位美麗的安琪兒。天堂的會見，像夢一般地過去了。

勞 你們說些什麼？

羅 千言萬語，叫我從那裏說起？讓那無限的別恨離愁，永遠留在我們倆的心頭吧。

〔勞坐下〕

勞 羅米歐，你現在覺得怎樣？

羅 我現在開始感到血一般的苦味；我不知道這是人生的滋味，還是戀愛的滋味？

勞 這是人生浸透在戀愛裏的滋味。

羅 好，讓上帝責罰我，讓魔鬼作弄我吧！我已經享受了人生最大的快樂，我也得忍受着人生最大的痛苦。

勞 那樣激烈的歡喜，纔有這樣激烈的悲哀。勝利的日子，同時也就是失敗的時候。正如火星和火藥，一聲接觸起來，一面是絕對的光輝，一面是澈底的毀滅。所以戀愛最好要有相當的限度，過分的熱烈和過分的冷淡，一樣的要失敗。

羅 自然真是一個猜不透的啞謎。

勞 人生真是一杯喝不完的苦劑。

〔靜默片刻〕

羅 師父，你叫約翰長老找我做什麼？

勞 你昨晚去了一夜沒有回來，我真有些放心不下。我怕你忘記了日子，——戀愛的人老是忘記日子。今天是你在威魯納的最後一天，你得趕快到曼都亞去；否則有人發見了你，你就性命難保。

羅 這——這件事叫我怎麼辦？

勞 煩惱愛上了你，你就不得不和災禍結婚。

羅 多可怕的判決！

勞 不，這是很寬大的判決！不是死刑，只是放逐。

羅 放逐，師父，請你慈悲一點吧，還是說死刑的好；因為放逐比死刑更可怕。

勞 不過把你逐出威魯納，這有什麼關係？你要忍耐些，因為世界還寬大得很哩。

羅 出了威魯納的城牆一步，便根本沒有世界；有的是磨折靈魂的煉獄和拘留靈魂的地獄。逐出這裏，便等於逐出世界，逐出世界，便是死；所以我說，放逐祇是死刑的別名。你把死刑改成放逐，還不如爽快地把我殺了。

勞 啊，罪過罪過！你這忘恩負義的孩子。你的罪過，依照法律，本該處以死刑；但是仁慈的公爵，偏袒着你，纔把法律丟在一邊，把那可怕的死刑改為寬大的放逐。這是公爵的高恩厚德，你還不知道嗎？

羅

這是嚴刑，不是恩德！朱麗葉所住的地方，便是天堂的所在。住在這天堂裏的貓，狗，耗子，和一切沒有價值的東西，都可以瞻仰朱麗葉，但是羅米歐却不能夠。甚至一隻小小的蒼蠅，比羅米歐的實力還要充足，地位還要高貴，在美人面前殷勤的機會還要多。蒼蠅可以襲取朱麗葉那白玉似的手，可以偷取那櫻唇上的祝福；但是羅米歐却不能夠。我是被放逐了，蒼蠅可以做的，我却不能做；蒼蠅是自由的，我是被放逐的。你還能說放逐不是死刑嗎？——你有没有調好了的毒藥？你有没有磨快了的鋼刀？師父，請你告訴我，除了放逐以外，有沒有立刻致死的方法？——放逐，唉！師父，那是魔鬼在地獄裏面用的話，提起這句話就能激起痛楚的呻吟。師父：你既然是個神聖的，靈感的，聽人悔罪，爲人贖罪的大法師，同時又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却忍心把放逐這種話來激起我的傷感嗎？你這愚蠢的瘋人，且聽我說一句話。

勞

愛呀！你又要說放逐了。

勞

讓我來教你免掉痛苦的方法。我把哲學裏面關於處身逆境的甜乳給你一些嚐嚐，那末你就是被放逐了，也可以得到莫大的安慰。

羅

你還是在說放逐嗎？請你把哲學的理論束之高擱吧！哲學如果不能造成一個朱麗葉，遷移一個都市，改變一個公爵的判決，對於我便一點幫助也沒有，一點用處也沒有。請你不必說了吧！

勞 唉！你這瘋子簡直就沒有耳朵。

羅 聰明的人尚且沒有眼睛，瘋癲的人那裏來的耳朵呢？

勞 我就從你現在的境遇來講。

羅 你怎麼能說你沒有親身經歷過的事呢？要是你和我一樣的年輕，一樣的愛着朱麗葉，結婚以後纔一點鐘，便殺死了情人的表兄泰伯爾特，同時也和我一樣的在狂熱的戀愛中間，一樣的遭逢了不近人情的放逐；那麼你自然說得中聽，自然懂得我現在內心裏面的痛苦。亦許你會像我現在一樣的搔着頭髮，一樣的痛不欲生，一樣的倒在地下等死。

〔羅跪在地上〕

勞 快起來，羅米歐，快起來！

羅 我不，師父，你得救救我。

勞 起來，什麼話起來再說。

羅 師父，請你告訴我，我這身體的那一部份，犯了這瀾天的罪過？告訴我，我可以削掉那一塊罪惡的肉。

〔羅拔劍〕

〔勞止住他〕

勞 快快停住你那不顧死活的手！你不是不是一個男子漢？你這一副愁眉苦臉，

簡直像一個女子。我真沒有想到。說實在的話，我以爲你的氣質，一定涵

養得比現在好。你不是殺死泰伯爾特的嗎？你還要自殺嗎？你要摧殘你的身體間接加害你的情人嗎？——爲什麼要怨天恨地的咀咒你的出生？天地和自然的生機，同時結合而成你的身體；你却要同時把它失掉嗎？哼！你辱沒了你的人品，辱沒了你的愛情，辱沒了你的才智，正像那守財虜空積着無窮的財寶，全不知拿來作正用一般；你也不知道憑着你的人品，你的愛情，你的才智，來好好地做一個人。你完全失掉了丈夫氣概，變成了空殼的蠟人。你那莊重的愛的誓言，因爲不能履行變成了妄言。你已經變成了一個畸形的人物。好像兵士皮囊中所藏的火藥，因爲處理得不好而爆炸起來；用自己的軍火，把自己炸得粉碎。

〔勞用手拉着羅〕

好，站起來！你爲了你的情人憔悴欲死，可是她依然活着：這就是你的幸福。泰伯爾特想殺你的，你却把他殺了；這也是你的幸福。照你的罪名本該要處死刑的，現在却把死刑改爲放逐：這更是你的幸福。一天的幸福加在你的身上，你却始終不知道；你還在裝模作樣，尖着嘴咒罵你的命運。

〔羅站立起來〕

你的話固然不錯，可是我現在方寸已亂，我

羅米歐，你安心到曼都亞去。等到適當的機會到來，我自然會得宣布你們的婚約，使你們兩家重修和好，再求公爵赦了你的罪，把你放回威魯納來

羅 那時，你想，你的快樂，不知道要勝過現在的悲哀幾萬倍呢？

勞 現在是你動身的時候了。趁街上還沒有軍警站崗的時候，趕快改裝逃走。總而言之，你暫且在曼都亞寄居幾時，我自然替你找一個人隨時把這裏的消息傳給你。時候已經不早了，讓我們握手分別吧！

〔勞羅握手〕

羅米歐，再見吧！

羅 這樣匆匆一別，使我黯然神傷。再見了，師父，假如我們還能再見的話。

〔羅下〕

〔勞送至門口〕

勞 羅米歐，你得忍着你的悲哀，路上千萬要小心呀！

羅 〔在門外〕 我知道了，師父！

〔勞回到台口〕

勞 熱情的人偏遇到意外的事，這真不知道從那裏說起？

〔勞回到神前，以手在胸前畫十字。〕

全能的天父！

〔勞跪下〕

〔讀認罪文〕

〔上天下地的主宰！我們承認我們在思想，言語，行爲上得罪於主。求主大施恩惠，憐憫我們，按照主無窮的慈悲，除掉我們的過犯，洗盡我們的罪惡。這都是靠着耶穌基督的功勞。阿們。〕

〔勞起立〕

〔外面有敲門聲〕

誰啊？進來。

〔巴里斯上〕

〔勞一見巴，有些發怔〕

〔自言自語〕 情人剛剛走開，怨家又闖進來。

長老，你老人家好呀！

巴 公子，你好呀！是那一陣好風把你吹送得來，歡迎得很。

〔勞讓坐，巴坐下，勞亦坐下〕

巴 長老，有一件事得煩勞你。這是一件莫大的喜事，我要說又不想說。

勞 什麼喜事？公子，你說呀！

巴 這明明是一件實在的事，可是快樂得不敢相信。這是夢一般的甜蜜，幻想一般的神奇。

勞 你說的是那一件事？我實在不明白。請你爽快地講，一點也不要粉飾。你要曉得，猜啞謎似的懺悔，得來的也是啞謎的赦免呀！

巴 長老，你錯了。我今天不是來懺悔，而是來感謝；不是來求救免，而是來求成全。

勞 那末我越發的不明白了，請你快快實說了吧！

巴 好，我就明白的說了吧！我早就愛上了嘉普列特家的小姐朱麗葉，——

勞 (緊接) 朱麗葉？

巴 是的，那位美麗的天人！我幾番向她求婚，始終沒有機會。這回泰伯爾特被殺死了，我得感謝羅米歐成全了我的好事。

勞 (若有所感) 羅米歐成全了你的好事？

巴 是的，我得這麼說。嘉普列特聽到他內姪的不幸的消息，心中悲憤極了。昨晚我去慰問他的時候，他竟把朱麗葉親口許給了我。

勞 (免強鎮定) 這固然是一件喜事。可是現在還在泰伯爾特的喪中，這件事怕有些不大相宜。

巴 長老，你的話果然不錯。嘉普列特也曾經顧慮到這一點。他主張婚禮概從簡略，祇請一兩位客人；要是鋪張過甚，人家一定要說我們對於死者太冷淡。

勞 婚禮大約在什麼時候舉行？

巴 今天是禮拜二，就在後天。

勞 禮拜四嗎？公子，日子短促得很呀！

巴 我的岳父嘉普列特定要如此，我自己也覺得愈快愈好。

勞 我看你並不知道那位小姐的意思。這道子很不正平，我不歡喜。

巴 因為朱麗葉對於泰伯爾特的死，哀傷無度，我也不好向她求婚，根本沒有方法取得她的同意。在充滿眼淚的家庭裏，愛神決計不肯露出笑容。現在，長老，她的父親見她這樣濫用悲哀，覺得很是危險。所以憑着他的聰明，催促我們趕快結婚，這樣一來，或者可以防止她眼淚的泛濫；因為照經驗得來，獨居無偶的她，憂思很深，一旦和人家交際，或者能忘掉她的憂愁也未可知。我們婚期的所以這樣迫促，這理由你可以完全明白了吧！

勞

我只知道你們婚期應該延緩的理由。

〔外面有敲門聲〕

這又是誰呀？

〔走向門口〕

進來！

〔朱麗葉匆匆上〕

公子，朱麗葉小姐來了。

〔巴站起，走向朱〕

巴 我是多麼的幸福，能夠在這裏會見你？我的小姐，我的妻子啊！

朱 公子，等我和你結婚以後，你再這樣稱呼我，也不為遲。

巴 愛人，到了這禮拜四，你不就是我的妻子嗎？

朱 我祇能說，亦許是的。

勞 這話有相當的道理。

巴 你到長老這裏來懺悔嗎？

朱 我如果回答你，那我得先對你懺悔。

巴 請你千萬不要在長老面前，否認你的愛我。

朱 我要對你懺悔我的愛他。

巴 我知道你一定愛我。

朱 要是我真愛你，那末在背後說比當着你的面說更有價值些。

巴 可憐的人啊，你的臉兒給眼淚糟塌得不成樣了。

朱 眼淚並沒有得到什麼勝利。因為他沒有糟塌之前，我的臉兒已經壞得不成樣了。

巴 你這句話糟塌你的臉兒，比眼淚還要利害。

朱 這並不是誣蔑它的話，這是真話；而且我要說的話，都是當着我的臉兒說的。

巴 你的臉兒是我的，你却把它誣蔑了。

朱 這也許是不錯的，因為它已經不是我自己的了。

〔對勞〕

勞 師父，你現在有空嗎？

勞 多愁的女兒啊，我現在有空。

朱 我想還是到晚禱時再來吧。

勞 不，還是現在好。

〔對巴〕

巴 公子，對不起得很，我懇求你，請你暫時的離開我們。

巴 我怎敢擾亂你們的祈禱？

〔對朱，熱烈地。〕

朱麗葉，親愛的，禮拜四清早，我來接你。直到那時為止，我們再見吧！
我——我姑且保存着那個神聖的接吻。

〔對朱鞠躬〕

長老，再見。

〔巴下〕

朱 師父，快把門關起來。你把門關了以後，快來和我同聲一哭吧！希望沒有了，救濟法也沒有了，援助的人也沒有了。

勞 唉，朱麗葉，我已經知道你的憂愁了。這種非常的事變，決計不是我意料得到的。我聽說這個禮拜四，一定要把你嫁給巴里斯伯爵，一切都已決定，絕對不能延期。

朱 這種可怕的消息，請你別再提起。師父，你只告訴我如何能夠免避這個結婚。要是依照你的聰明，想不出一種救我的方法，——那你得贊美我最大的決心。

〔朱取出小刀〕

我只有用這把小刀來自殺。上帝結合了我和羅米歐的心，你結合了我和羅米歐的手；要是我再起了欺詐和反叛的心思，去和另外的人訂結婚約，那末這把小刀，會把我立時處死。

〔舉刀欲刺〕

朱 且慢，你得想起那可愛的羅米歐。

勞 所以憑着你多年的經驗，你得替我想一個救急的藥方。否則，你看，這把血淋淋的小刀，會做我和憂患中間的仲裁者。

朱 孩子，且慢！我一定替你想出一個方法，你快快把刀放下。

勞 師父，你不要那樣慢慢的說，我受不了，一分鐘也受不了，我只有死。

〔舉刀再欲刺〕

朱 你這個傻孩子，別這麼性急！把刀交給我，

〔以手奪去朱的小刀〕

朱 我自然有很好的方法教你。

勞 師父，你快說吧！

〔稍停〕

勞 好，我已經找出一線的希望來了。

朱 什麼希望？快說！

勞 我們既然要不顧一切地避免這次結婚，那我們亦得要不顧一切地實行這救濟的方法。朱麗葉，你如果真有自殺的毅力，犧牲的決心，一切都不成問題。你既然用生命來拚，不願意和巴里斯伯爵結婚，憑着這種勇氣，我把救濟的藥方給你。

朱 你如果叫我和巴里斯結婚，還不如叫我從那邊城牆的高塔上跳下去，或者叫我到那盜賊出沒的地方散步去，或者叫我躲在那毒蛇潛伏的叢莽裏，或者把我和那咆哮的狗熊繫在一起。再說得明白一些，或者晚上把我關在充滿骷髏的藏尸所裏，或者叫我走到坟墓裏去躲在死尸的衣服裏。——這些情景，提起來叫人毛竦骨慄，心驚肉跳。但是只要我能保全對於愛人的貞節，我都能不害怕，不遲疑的做去。

勞 那麼，你聽我說：你趕快回去，很快活地承認和巴里斯結婚，——
朱 什麼？和巴里斯結婚？

勞 是的，你別性急，聽我說呀！明天是禮拜三，明天晚上，留心你要一個人睡，連你那心腹的奶媽，都不要讓她睡在你的房裏。那時——

〔轉身取出小瓶〕

你上床以後，便把這瓶裏的東西喝掉。接着你的脈管裏，會流着一股催眠的冷氣，脈搏也全部停止了，沒有一點溫熱，沒有一絲兒氣息可以證明你還活着；你的嘴唇和兩頰，會從玫瑰花的鮮紅變成灰色的慘白，眼睛也關閉起來，像死神把生活的光明關閉起來一樣；你身體的各部，都會失掉柔軟性，堅硬冷厥，正和死尸一樣。

〔出神地〕 嘎！

勞 這種假死的狀態，經過了二十四小時，然後纔像睡了一個愉快的覺似的，從甜蜜的夢境醒了過來。

朱 師父，我不明白，這又有什麼用處呢？

勞 那末，當第二天早晨，新郎來催你起床，你的樣子，正和死的一般。那時無論什麼人，都猜不透這個機密。他們只以為你死了，把你送到嘉普列特家的墳墓裏去。我會把真正的消息，通知你的羅米歐。等我算好你將要醒過來的時候，把你從墳墓裏發掘出來，交給羅米歐，立刻帶到曼都亞去。如果你不是三心兩意，懷着女子的恐怖，這個辦法，一定可以把你救出眼前的危險。

〔朱雙手接瓶〕

朱 給我，給我！不要對我說什麼恐懼！
勞 好，那麼你就把這瓶子收下了吧！

〔勞以瓶給朱〕

回去，打定這個主意。我會立刻派一個僧人，叫他趕快到曼都亞去，送信給你丈夫，讓他準時趕到。

〔朱跪下〕

朱 愛情給我力量啊！有了力量便有救了！再見了，親愛的神父。

〔朱起立，急往外跑〕

勞 再見了，可憐的朱麗葉！

〔勞把門關上，走到書桌前坐下，提筆寫信，過了一刻，持信開門，向外叫喊。〕

約翰，師弟。

〔約翰上〕

約 師兄，什麼事？

勞 你什麼時候回來的？

約 我早就回來了。因為聽得你在和羅米歐講話，所以沒有進來。後來羅米歐走了，巴理斯伯爵和朱麗葉小姐先後來看你，我又不便來打擾你們。事情怎麼樣了？你預備怎樣辦？

勞 一切都佈置好了。

約 你怎樣佈置的呢？

勞 我關照朱麗葉，叫她趕快回去，裝出很快活的样子，答應在禮拜四那天，和巴里斯伯爵結婚。

約 什麼？你叫朱麗葉和巴里斯結婚？師兄，你難道變更了計劃嗎？

勞 不是的，你聽下去呀？我給朱麗葉一瓶麻醉藥，叫她在明天晚上睡覺的時候喝下去。在廿四小時以內，她便像死人一樣。那時婚禮變成喪禮，朱麗葉一定送到嘉普列特家的坟墓裏去。我算就她醒來的時候，把她發掘出來。

約 以後怎麼辦呢？

勞 我一面差人把這封信送給羅米歐，叫他起來把朱麗葉帶去。

約 師兄，我看這辦法有些不大妥當。

勞 爲什麼呢？

約 假如消息洩漏出去，一天的罪過便都在你的身上。

勞 願上帝保佑我，請他成全我這兩全的計劃。

約 而且——假如朱麗葉過了二十四小時不能醒來，怎麼辦？假如羅米歐因爲特殊原因不能如期趕到，怎麼辦？

勞 做事也不能太過慮。

約 縱使一切都照你的計劃圓滿進行，這重公案還是沒有解決，萬一羅米歐和朱麗葉在曼都亞地方被人發覺了，他們還能很快樂的過下去嗎？

勞 師弟，這些我都不在顧慮，我現在倒有一件事，使我煩心。

約 除了這些可以顧慮的事情以外，還有什麼值得你煩心呢？

勞 現在最重要的，還在送信給羅米歐。

約 這就是你寫給羅米歐的信吧！那末馬上差人送去就得咧！

勞 我没有想到適當的人，可以送這封信。而且這樣有關生死的機密大事，也不能隨便托付給一個人。

約 照你這樣說，你要叫我替你送去嗎？

勞 我有這個意思，不知道你願意不願意？

約 師兄！我願意去。

勞 好，我這裏把信給你，

〔勞以信給約〕

你趕快騎着馬送到曼都亞去。關照羅米歐儘禮拜四下午八點鐘以前趕來。

如果在那裏你找不到羅米歐，或者羅米歐不能立刻動身，那你得趕快回來，我等候你的消息。

約 我決定照你的意思去辦。

勞 師弟，你就立刻起程吧！惡消息常常快過好消息。要是在這信送到以前，

羅米歐已經聽到了朱麗葉的死耗，那末一切都完了——完了。

約 請你放心。我馬上就去。曼都亞離開這裏並不多遠，我一定在今天晚上趕

到。

勞 上帝保佑你！

約 再見吧！師兄！

〔約持信下〕

勞 人事的安排，都已經佈置好了。上帝，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怎樣？

〔勞閉目作祈禱狀〕

幕下

〔第三幕完〕

第四幕

佈景 嘉普列特家的墓室。

僕 〔巴理斯和他的侍僕登場。巴手中拿着花一束，僕執着火把。〕
在這黑沉沉的夜裏，公子，你怎麼跑到這墓室裏來？我們還是回去吧，讓

那位美麗的天仙，平安地睡在坟墓裏。

巴 〔好像沒有聽見似的〕 我是被欺騙了，被侮辱了，被分離了，被殺傷了。
最可恨的呀，我完全被你輕蔑了。你這殘忍的東西，把我整個兒都破滅了。嗚呀！生命呀！這已經不是我的生命了。

〔巴哭泣〕

僕 公子，人死不能復生，嘆息也是徒然。那位美麗的天仙，是上帝和你所共有的；現在呢，她已經歸上帝所獨有的了。從那位天仙說來，這是再好沒有的事。

巴 你說這是再好沒有的事。蠢東西，你懂得什麼？不許亂說。

僕 是的，我說這是再好沒有的事。因為你所有的那位天仙的一部分，你不能使她免於死亡；可是上帝却能使他所有的那部分，保持永遠的生命。公子

，你不是希望你的情人上昇到理想的天堂裏去嗎？現在她已經到達了天堂的境界，你爲什麼又哭呢？

巴 不要你管。孩子，把你的火把給我。

〔僕將火把給巴〕

好，你站遠些。可是——

〔巴以火把還給僕〕

你還是把這火把打黑的好，因爲我不想叫人家看見。去，孩子，你可以倒睡在那邊松樹底下，把耳朵緊貼着地面。因爲這是空洞的墓室，有人走來就可以很清楚地聽到脚步的聲音。如果有什麼人來了，你就呼嘯一聲當做暗號。去，照我說的做去。

僕 (自言自語) 要我一個人站在這墓地裏，我真有些胆怯。現在讓我來冒險一試。

〔僕向台右藏起〕

巴 鮮花也似的愛妻啊！我現在用些花兒來撒在你的新牀上。

〔走向墓前〕

唉，可嘆！你的錦帳，却是一些灰塵和石頭。每天晚上，我一定把些香水來浸潤這些花兒。若是香水盡了，便用哭出來的眼淚。我送給你的奠禮，就是這每夜的花和淚。

〔僕在暗處打呼哨〕

僮兒警告我有什麼人來了。

〔巴走向台右〕

這是誰的討厭的脚，今晚徬徨到這條路上來，妨礙我真心的祭奠。

〔幕後有火把〕

什麼？拿着火把。黑夜啊，把我藏起一回兒吧！

〔巴向台左藏起〕

鮑 羅 少爺，我們應該先到勞倫斯長老那裏去。

鮑 羅 這老頭兒真是糊塗，這樣重大的事情竟不給我一封信。

鮑 羅 勞倫斯長老是再清醒沒有的人，這裏面或許有什麼旁的原因。

鮑 羅 你不是說親眼看見朱麗葉放進坟墓裏去的嗎？

鮑 羅 我敢發誓，我並沒有看錯。

鮑 羅 你可曾聽見說，她是生什麼病死的？

鮑 羅 聽說她在和巴里斯結婚的前一夜，還是好好的；到了第二天早晨，奶媽到她房裏去，發見她已經是周身冰冷的了。

鮑 羅 這真有些兒奇怪，她究竟害什麼病死的？

鮑 羅 我想勞倫斯長老，一定知道這件事的底細。我們還是先到他的卷堂裏去，

問一個明白。

羅 朱麗葉已經死了，這是一件無可否認的事實。她死了，正如我自己死了一樣。我又何必問她是什麼原因死的？縱使遇見了勞倫斯，任憑他是個得道的高僧，也不能叫朱麗葉復活，那我又何必到卷堂裏去追問呢？

鮑 少爺，我勸你耐着性兒。你的面色現出可怕的蒼白，我怕你要做出什麼危險的事情來。

羅 這是你想錯了。你不要管我。

鮑 你黑夜裏跑到這個墓地來做什麼？

羅 我要和那可憐的情人，做一次最後的會面。

鮑 少爺，你得記着，這是嘉普列特家的墳墓。裏面亦許有很多的守衛。你進去了，要是遇見那些守衛，那怎麼辦？

羅 我知道怎樣去應付他們。

鮑 你如果真要進去，讓我先到裏面看看有沒有人。

羅 這倒不必。

鮑 那末我和你一同進去，好不好？

羅 也用不着。你只把那鋤頭和鐵挺給我，還有——還有那個火把。這裏有一封信。

〔從懷中取出信〕

你好好地收起了吧；到了明天早晨，你可以把它送給我的父親。

〔把信交給僕〕

說當真的話，我告訴你，你在這裏，無論聽見什麼或是看見什麼，都請你離遠些，不要阻礙我的行動。至於我爲什麼跑到這個地方來，你現在也決計不會完全明白。我告訴你，我爲的要看看我那小姐的臉兒；同時最主要的目的，就在從她的手指上拿回那隻貴重的戒指。因此，你快去吧！若是不識好歹，跑來窺探我的行動，那麼我敢對天發誓，我一定要你的命。我的心腸現在正像野獸一樣的狂暴，我真要把你的身體撕得粉碎。

少爺，請你不要生氣，我自然會去的，決不再來煩擾你。

鮑 這纔是你對我表示的友誼。

羅 這是鋤頭和鐵挺，這是火把，請你都收下了吧！

〔鮑把鋤頭，鐵挺，和火把，交與羅〕

羅 好，這裏還有一點錢，

〔從袋中取出錢，交與鮑〕

請你也收了吧！以後你好好地過下去，我祝你一天天的興旺。少陪了，我的朋友。

〔羅走進墓室〕

鮑 話雖如此，我終究有些放心不下。他的樣子令人可怕，他的意向令人可疑

○我還是躲在這裏近邊，看着他的動靜吧！

〔鮑向台左藏起〕

〔羅走向墓門〕

羅 你這最可惡的死神，你把這世界上最寶貴的一片肉吞了下去。我現在要打開你的饒嘴，把更多的食物塞進去。

〔羅打開墓門〕

〔巴從台左走出〕

巴 這分明是那被放逐的孟泰格。他殺死了我的愛人的表兄，同時我那美人也是爲了這種悲哀而死；現在他竟偷偷地跑回來，想對他們的尸骸加以侮辱。

〔走近羅〕

萬惡的孟泰格，還不快快快住手。人家已經死了，你還要報仇嗎？該死的惡徒，讓我來拿你；好好地同我去，因爲你非死不可。

〔巴拔劍刺羅〕

〔羅用劍擋着〕

羅 不錯，我非死不可，而且我也正爲這個緣故，纔到這兒來的。溫良的少年，不要挑撥一絕望的人。趕快走開，不要和我呆在這兒。想到這裏的許多死人，你不害怕嗎？少年，我勸你不要激怒我，使我再加些罪過在我的頭

上。快些去吧！我敢當着天說，我愛你甚於愛我自己；因為我到這裏來，根本是敵視我自己的。不要呆在這裏，快去吧！性命要緊。將來你可以對人說，多虧一個瘋人的慈悲，叫你逃脫了一場大難。

我決不聽信你的懇求，我一定要把你當兇手拿去。

〔巴舉劍再刺〕

〔羅分開巴的劍〕

羅 你定要激發我的憤怒嗎？好，你就看劍吧！

〔羅舉劍刺巴〕

〔他們鬥着，漸漸逼近台前〕

〔侍僕從台右走出〕

僕 上帝呀，他們打起來了，讓我快走，我去叫軍警來。

〔侍僕下〕

巴 嗚啕，我被刺了！

〔巴倒地〕

你如果有一點慈悲心，請你打開墓門，把我的遺骸，放在朱麗葉一起。

〔羅把劍收起〕

羅 這倒是可以的。讓我認一認他的面貌。

〔羅回頭取火把，走近巴的尸身〕

哦！原來是麥邱灼的親戚，華貴的巴理斯伯爵。我的僕人，剛纔對我怎麼說的呢？我因爲心煩意亂，沒有注意他說的話。我彷彿聽見他說，巴理斯本來預備和朱麗葉結婚。他不是這樣說的嗎？難道是我夢見這樣的嗎？或者我簡直發了瘋，一聽見他說起朱麗葉，提到巴理斯，我便以爲是這樣的嗎？咳！把你的手給我。

〔羅握巴手〕

你和我，同是寫在薄命者名冊裏的人啊！我尊重你的意思，把你葬在這勝利的墳墓裏。這是墳墓嗎？不是！這是明堂，被殺的少年！因爲這裏有朱麗葉睡着，她的美麗，使這座墳墓變成燈燭輝煌的客廳。死人啊，你被另外一個死人替你掩埋了。你好好地睡在那裏吧。

〔羅把巴遺骸拖到墓室中去了〕

〔勞倫斯從墓地的另一面上，一手提燈，一手帶着鐵鋤。〕

勞 上帝保佑我！今天晚上，我的脚不知道在墓道上跌過多次了！

〔約翰匆匆趕上〕

約 師兄，那邊可是師兄？

勞 約翰，你怎麼趕到這個地方來了？

約 (喘息) 我趕到巷堂裏，你不在；我算一算時候，你該到這裏來了。

勞 你剛從曼都亞地方回來嗎？

約 我剛回來，可是——

勞 (緊接) 羅米歐來了沒有？

約 他——他——

勞 他如果沒有來，也不要緊。他一定把心事寫下來了，快把信給我看。

約 師兄，請你饒恕我！

勞 饒恕？爲什麼？

約 是的，請你饒恕我，因爲我並沒有達到你所希望的目的。

勞 難道你把我給你的那封信遺失了嗎？

約 信到沒有遺失，可是——

勞 難道羅米歐已經不在曼都亞地方了嗎？

約 我不知道。

勞 你不知道？難道你沒有到曼都亞去嗎？

約 這真是意外遇到意外，不幸加上不幸。

勞 究竟什麼一回事？你快說呀！

約 師兄，你叫我送信到曼都亞去，我便去找一個同門的赤足僧打伴。他在本城一個人家看病，我在那病人家裏找到了他。誰知道本市檢疫的官吏，疑心我們是病家的人，把所有的門都封掉了，不許我們走出門外。所以我到曼都亞去行程，就在那裏停住了。

勞 那末，誰把我的信送給羅米歐的呢？

約 我沒有法子送去，我也找不到人替我送去；因為他們都怕極了傳染病，沒有一個人肯當這個差使。你的信還在這兒，

〔約取信給勞〕

我只能退還給你。

勞 糟透了！我不是對你說過的嗎？師弟！這封信不是尋常的書札，它真有極重大的使命；若是誤了事，不知道要生出多麼危險的結果？

約 我知道，可是我又有什麼辦法呢？

勞 慈悲的上帝，你真把悲哀降到我們的身上了。

約 二十四小時快要到了，朱麗葉快要從昏迷中間醒來了，師兄，你快到墓室

裏去發掘吧！

勞 好，我這裏到墓室裏去發掘。

約 我和你一同進去，我可以幫你的忙。

勞 不，不用你去。你快回到菴堂裏去。羅米歐如果聽到朱麗葉死的消息，一定兼程趕回威魯納來，他來了決計先到菴堂，你在那裏守候了吧！如果他來了，你叫他等我一下，我會帶着朱麗葉，一同前去看他。

約 那末我現在先回去。

〔約下〕

勞 現在我得一個人到那墓室中去了。在這一小時以內，美麗的朱麗葉便要醒轉來。如果她聽說我沒有把這件事告訴羅米歐，不知道要怎樣埋怨我呢？但是假如羅米歐還沒有來，我得再寫信到曼都亞去；在他未來以前，我把朱麗葉暫且藏在我的菴堂裏。

〔勞轉身走向墓室〕

可憐的活尸啊，把你關在死人的墳墓裏！

〔鮑從台右走出，和勞相遇。〕

那邊是誰？

這裏是長老熟悉的朋友。

你到底是誰？

鮑爾札塞。

〔勞用燈照着鮑的臉上〕

勞 願上帝保佑你！我的好朋友，請你告訴我，那邊隱約照着蛆虫和骷髏的火把，是那裏來的？依我看來，那火把一定照耀在墓室裏。

回長老的話，正是！而且你所喜歡的我的主人，也在那兒。

你說的是誰？

羅米歐！

勞 羅米歐？他在那裏多久了？

鮑 約摸有一點鐘了。

勞 他已經來了！一點鐘了！好，你同我到那墓室裏去。

鮑 我不敢去，長老！

勞 爲什麼？

鮑 我的主人，祇以爲我早已走遠了。而且他曾經怪可怕地用死來恐嚇我，要是我敢停着去窺探他的行動的話。

勞 這真有些兒奇怪！好，你留着吧！我一個人去。我不知道爲什麼心頭充滿恐怖？愛呀！我祇怕有什麼不幸的事發生。

鮑 當我在這棵松樹底下睡着時候，我彷彿聽得我的主人，和另外一個人，決門，後來我的主人就把那個人殺死了。

〔鮑仍舊向台左藏起〕

〔勞走近墓門〕

勞 羅米歐！羅米歐！

〔燈光驟滅〕

〔燈光復明，現出墓室內景，巴里斯倒在墓門左邊，朱麗葉睡在床上。〕

〔羅從墓門進來，在床前徘徊一刻。〕

〔羅走向台前〕

羅 人到了臨死的時候，總是很愉快的。看護的人，把這種現象叫做回光反照

○唉，我怎麼能說這是一種回光反照呢？

〔羅回身走向朱麗葉〕

我的愛人，我的妻子！死神雖然阻塞了你的氣息，可是他不能損害你的美麗。你並沒有被死神征服。美麗的標記，依然在你的嘴唇上和面頰上留着深紅，死的灰色旗還沒有揚到那里去。

〔羅轉身向墳墓的旁邊〕

泰伯爾特，你睡在那鮮血淋漓的壽衣裏嗎？我對於你，用些什麼祭禮呢？我要替你復讎，我要把阻害你青春的兇手殺掉。表弟，恕了我吧！

〔羅再對朱〕

唉，親愛的朱麗葉，你爲什麼還是這樣的美麗呢？難道那虛空的死也是好色的，難道那討厭的惡魔把你擄在這黑暗的地方做他的情婦嗎？我怕的是這樣。所以我想永遠和你在一起，再也不離開這灰色的宮殿。現在我要求我的長眠。我要從那命運的羈絆裏，擺脫這塵世的肉體。眼睛呀，實行你最後的注視；腕兒呀，放出你最後的擁抱；嘴唇呀，在這死亡的契約上，快用最後的接吻來簽押吧！來，酸苦的指揮者；來，臭惡的嚮導者；來，你這不顧死活的領港，在那狂風駭浪的大海中間，快駕着那生命的扁舟，向着沙灘衝去吧！這樣，我可以到我的愛人那裏去了！

〔羅取出藥瓶，注視片刻，一飲而盡。〕

好藥，真痛快的毒藥！

〔羅掙扎〕

我——我就這樣去吧！

〔羅倒在床前〕

〔勞從墓門進來〕

〔勞以燭照墓門〕

噯呀！噯呀！這墓門的入口，爲什麼染着鮮紅的血？

〔勞取劍細看〕

這一把沾着污血的劍，是那來的？

〔勞拋劍走入墓室〕

羅米歐！羅米歐！

〔見羅〕

噯呀！他的面色灰白了。

〔見巴〕

還有誰？那巴理斯也那這兒？而且浸在血泊裏？唉！真是一個什麼不幸的日子，發生了這樣悲慘的事情呢？

〔朱麗葉移動〕

小姐動起來了。朱麗葉！朱麗葉！快些醒來！

〔朱驚醒坐了起來〕

朱 殷勤的長老！我的丈夫在那裏呢？我記得很清楚，我應該在什麼地方；現在，我在那個地方了。我的羅米歐在那裏呢？

〔幕後有喧囂聲〕

勞 聽得外面有些人聲。小姐，快離開這死亡的巢穴！一種非我們所能抵抗的偉大的壓力，阻撓了我們的計劃。走，我們走吧！你的丈夫，倒在你的墓前死了；巴里斯也是一樣。朱麗葉，快出去。我把你送到修道院裏，做尼姑去。不要遲疑不決，因為軍警快要來了。去！走！朱麗葉！

〔幕後喧囂聲又起〕

我不敢再停在此地了。

〔朱揮手令勞退〕

朱 去，快些出去！我——我可不願意走開。

〔勞匆匆下〕

〔朱注視羅手裏的藥瓶〕

這裏是什麼？這緊握在愛人的手裏的，是一個瓶子嗎？哦！我知道了，他喝了毒藥，他死了。

〔朱拿起瓶子〕

薄情的人呀！你竟把它喝得乾乾淨淨，不肯顧全情誼，留一滴給後來的我

嗎！好，我要親你的嘴唇；如果那上面還着些兒毒藥，那末我也可以借着這種毒藥死去。

〔朱吻着羅〕

怎樣？你的嘴唇還熱呢！

〔幕後喧囂聲再起〕

〔警〕 引路呀，孩子！我們走那一條路？

〔僕〕 就是那個地方。那火把燃着的地方，

〔警〕 我們分一部份，去搜尋墓地的周圍。

〔僕〕 來呀，你們隨我來。

〔幕後喧囂聲漸近〕

哦呀！人聲嗎？有人來了嗎？那末，我——我趕快吧！

〔朱抽出羅的劍〕

幸福的劍呀！這裏是你的鞘子。

〔朱自刺〕

哎啊！你在這裏生鏽，讓我這樣死去吧！羅米歐！羅……米……歐。

〔朱倒地死〕

〔幕後喧囂聲更近，火把照耀。〕

幕下

〔第四幕完〕

——全劇告終——

關於第一次公演

雲 飛

中國舞台公演西洋話劇，多少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遠的像「少奶奶的扇子」，「威尼斯商人」，「娜拉」等等，近的像「欽差大臣」，「大雷雨」，「茶花女」等等，雖然上演的時候很能吸引一些好奇的觀眾，可是事後的批評就常常偏在不滿意的一方面。誠然，一部轟動世界的劇本，在觀眾們的腦海裏早已存着「好到不能再好」的印象，一旦放到寒儉的中國舞台上演出，怎能不叫人失望？近來中國話劇界的所以多演本國劇本，這一點也是許多重要原因中間的一個。

最近新生話劇研究社參加籌募難民捐款遊藝大會，在蘭心大戲院演出莎翁名劇「羅米歐與朱麗葉」。這本是一種逼不得已的大胆嘗試。我們原定的劇本，本是阿英先生的「春風秋雨」，可是因為環境關係，租界當局未能通過。我們本來可以另外挑選一個本國劇本，可是一則因為在開演前七天纔接到大會「劇本未能通過」的通知，再則因為租界當局對於本國劇本通過的時間要在兩星期左右，所以最後纔選定了「羅米歐與朱麗葉」。關於這種「逼不得已」的情形，我在劇本前面的「罪言」裏面已經詳細地說明了。

感謝許多熱心藝術的批評家，在報章雜誌上給予我們各種不同的指示。尤

其使我們感到慚愧的，這些批評大部分都偏在贊美的一方面。我們知道，這決計不是分所應得的，而是一種啓迪的，鼓勵的，同情的期望。我們也知道，這種最可寶貴的指示，應該要虛心地接受，縱使因爲各方觀點的不同而有相歧的意見。不過爲着藝術而批評藝術，我們不得不貢獻一點見解——一點愚笨的見解。

綜合各方批評，和我們意見不同的，大約有兩個要點：第一，劇本方面，分幕太緊湊，對白太艱深；第二，演出方面，場面太近電影，燈光太嫌草率。

這次我把莎翁原劇改編的最大動機，就在分幕方面。依照原來劇本，共有五幕二十四場面；每幕場面變換太多，適宜於電影而不適宜於話劇。而且每個場面演員的對話，只有短短的一二十句，如果照原來形式演出，結果更換佈景的時間，一定超過正式表演的時間。試問台前的觀衆，怎能不起反感？莎士比亞當時的舞台，正和中國京劇的本來面目一樣，崇尚象徵主義，根本沒有逼真的佈景。所以場面雖多，不會妨礙觀衆欣賞的效果。現在我們既然用新式的話劇姿態演出，決計不能超出舞台允許的條件以外。明白了這一點，就可以知道分幕緊湊的必然性和重要性。

說到對白，我得承認確有許多「艱深」的喜辭。可是我認爲這是無法——根本也無需——避免的。我們都看過米高梅公司的「羅米歐與朱麗葉」電影，那

裏面的對白至少有十分之七是莎翁的原文。假如這是絕對應該避免的，那末米高梅公司許多編劇專家難道都見不及此。況且「羅米歐與朱麗葉」這一類戲劇的觀眾，他們對於藝術欣賞能力都有相當的修養，只要「艱深」而不是聽不懂的，那就無害於「艱深」。至於說第二幕的「涼台場面」不該採用徐志摩先生的譯詩，應該採用田漢先生的譯文。這句話我覺得很有些誤解。用散文來翻譯的台辭不一定是淺顯，用新詩來翻譯的台辭不一定是艱深；田漢先生只譯出了話的意義，徐志摩先生却譯出了話的神味。讀者諸君只要把兩種翻譯和原文對照一下，就可以明白我舍彼取此的用意。

記得華美晨刊上有一位批評家說過，我們的演出，太嫌「電影化」。「電影化」這三個字，在這裏我根本不大明白它意義的所在。如果是指佈景和服裝而言，那末我們覺得這位批評家太嫌謬贊；我們只怕和電影相差太遠（事實確是如此），從沒有想到太近電影也是一種缺點。如果是指演員的技術而言，那末我在「罪言」裏說得好：「照我愚笨的意見看來，縱使起莎翁於地下，把當時轟動英國的演員和舞台都移到中國來，決難得到觀眾們一致的贊許。」我們承認演技方面有許多不能令人滿意的地方，但至少不在「電影化」這一點。

燈光運用的草率和錯誤，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尤其是第二幕「涼台場面」，夜色不像夜色，陽光不像陽光，使得美麗的佈景減色不少。最後一場 *Dark change*，因為工作燈沒有熄滅的緣故，使得觀眾見到已死的巴里斯復活起來，

一陣譁笑消滅了悲劇的 Climax，更是絕大的失敗。但是我們決不能過責管理燈光的幾位先生，他們是臨時請來幫忙的，雖然經過了整整半天的試驗，他們對於舞台面的變化仍舊不大熟悉。

最後我還得引用「罪言」裏面的話：「我們在三天以內把劇本改編完成。然後在五天以內設計舞台面，兩天以內做就服裝。結果排練的時間，只騰着短短的四天。這樣的草率從事，我們不能推諉一切應負的責任。但是，我們又有什麼辦法呢？我們唯一的安慰，就是我們已經為孤苦無告的難民盡了一點微忱；我們唯一的可以告慰的，就是我們已經在可能範圍以內盡了最大的努力。」

錄青年週報第十七期